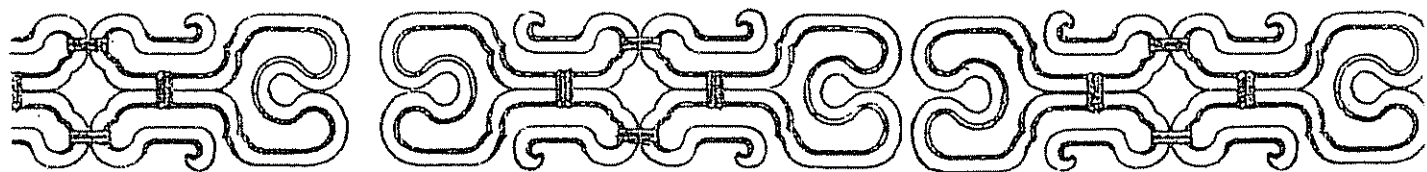


敦煌學研究會編

敦
煌
學

第十四輯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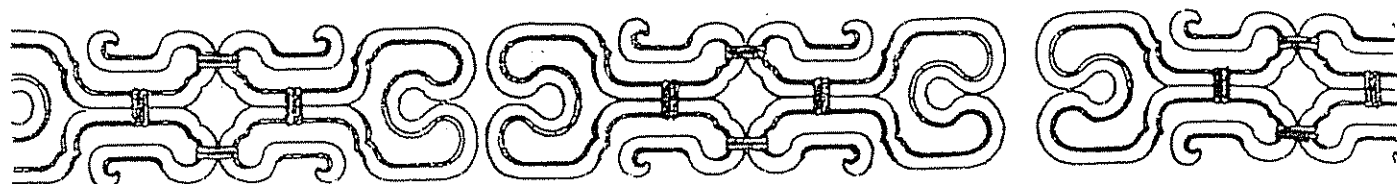


**STUDIES
ON
TUN-HUANG**

VOLUME XIV

Association of the Studies on Tun-Huang

Hwa Kang, Taipei Taiwan R. O. C. 1989



敦煌學新簡

陳祚龍

一、關於「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

就在目前坊間仍頗易於見到的那些關於中華佛教經典書籍之中，尚有一種題為「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而署為「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奉詔譯」的內典。對於這樣的內典，即使我們只去將其內容略予一番綜合、比較、解析、歸納的考究，我相信：大家也必可以將其肯定為：一則並不是什麼「羅什奉詔」所「譯」，再則無非是一種由古往某一位熱衷於盡力與佛勸化，而自己實際並非僧、尼，或已受具戒的載筆之士，抄摘某些當年流行的佛經中底有關文字之某些片斷，外加糝和自己的一些「高話」，隨興予以走筆撰集而成的「玩意」。

事實上，自從後漢安世高與支誠（一作支婁迦讖）盡力展開了漢譯源出印度大小乘佛教經籍以後，我們所有的佛教經籍，其類別與數量，無非是日形增多。同時，其中並有不少逕以「孝」、「孝子」、「孝順」與「報恩」等字、詞，作為經名或品名。至於那些雖未逕以這樣的字、詞去名經或名品，然其內容，無非是主要宣演人子應當了知行「孝」與「報恩」的佛書，為數更是多得難予枚舉。不過，至今我們所有那些佛經演繹的「孝道」，論其本「體」，縱與我國儒家所倡導、維護與弘揚的「孝道」之本「體」，大致雷同，然而中華佛徒與儒生以其致「用」之標的，可就大有差異。中華儒生不僅向來即將「孝道」之本「體」分為三等，即：①「大孝尊親」，②「其次弗辱」，③「其下能養」，而且一直是將其「用」來敦勵凡屬所謂「四民」之男女老幼，都去了知做好「慎終追遠」，以便達成現世社會所有「民德」的「歸」於淳「厚」之標的。而佛陀所說的「孝道」，其本「體」既無大小等級之分，且其致「用」之標的，無非是人子應該了知：就當父母健在的時候，務必盡心竭力孝事父母之外

，且遠得來勸誦父母也去敬信佛教，畢生都來供養三寶，以便大家均可獲致現世所有苦難之解脫，死後皆能超生於欲界第四天一兜率天宮內院之「彌勒淨土」，或往生於「西方」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之中。這種「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固只將其宣演之重點，完全置於釋氏所講求的「孝道」之本「體」，而對於「孝道」之致「用」，則沒有確切的交代，但我們如將楊隋費長房所創言亦係安世高漢譯的「（佛說）父母恩難報經」【參看「大正藏」，第四十九卷所收者，自後簡稱「長房錄」），卷四，頁五〇—五二】，加以檢閱一過，我料大家總可相信：我在上面對於佛教「孝道」的「體」、「用」所作之簡述，並也不是什麼憑虛構架的「胡謔」與「瞎說」。請看：「大正藏」，第十六卷，頁七七八一七七九內收的該經之全文：

佛說父母恩難報經

後漢安息國三藏【龍按：自安至藏，原註曰：一作沙門】安世高譯
 聞如是：一時，婆伽婆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父母於子，有大增益。乳哺長養，隨時將育，四大得成。右肩負父，左肩負母。經歷千年，更【龍按：更，原本作正，但有註曰：一作更】使便利背上。然無有怨心於父母，此子，猶不足報父母恩。若父母無信，教令信，獲安隱處。無戒，與戒教授，獲安隱處。不聞，使聞教授，獲安隱處。慳貪，教令好施，勸樂教授，獲安隱處。無智慧，教令點慧，勸樂教授，獲【龍按：獲，原本作護，但有註曰：一作獲】安隱處。如是信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世尊，教信法教授，獲安隱處。諸法甚深，現身獲果，義味甚深，如是智者，明通此行，教令信聖衆。如來聖衆，甚清淨行。直不曲，常和合，法法成就、戒成就、三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脫成就、解脫見慧成就。所謂聖衆，四雙八輩，是謂如來聖衆，最尊最貴，當尊奉敬仰，是世間無上福田。如是諸子，當教父母行慈。諸比丘，有二子：所生子，所養子，是謂比丘有二子。是故謂【龍按：謂，原本作諸，但有註曰：一作謂】比丘當學所生子，口出法味。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說父母恩難報經

至於這種「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之究在何時，始為我於前面所說的那一位載筆之士

托名羅什漢譯，而實際只不過是由其「撰集」成「經」的問題，此刻謹據左列的各種真情與實況，去加以一點兒考索和推敲，我恐怕其完成的年代，最早也還不過是在李唐代宗大曆九年以前不久。

首先，我得說：我們古往所有的那些較為重要的「經錄」，譬如：「大正藏」，第五十五卷內收之①梁釋僧祐撰的出三藏記集（頁一～一一四，自後簡稱「祐錄」），②隋沙門法經等撰的衆經目錄（頁一一五～一五〇），③隋翻經沙門及學士等撰的衆經目錄（頁一五〇～一八〇），④唐釋靜泰撰〔集〕的衆經目錄（頁一八〇～二一八），⑤唐釋道宣撰的大唐內典錄（頁二一九～三四二，自後簡稱「內典錄」），⑥唐釋道宣撰的續大唐內典錄（頁三四二～三四七），⑦唐釋靖邁撰的古今譯經圖紀（頁三四八～三六七），⑧唐釋智昇撰的續古今譯經圖紀（頁三六七～三七二），⑨武周釋明佺撰的大周刊定衆經目錄（頁三七二～四七六，自後簡稱「大周錄」），⑩唐釋智昇撰的開元釋教錄（頁四七七～七〇〇，自後簡稱「開元錄」），⑪唐釋智昇撰的開元釋教錄略出（頁七二四～七四八），⑫唐釋圓照集的大唐貞元續開元釋教錄（頁七四八～七七〇），⑬唐釋圓照撰的貞元新定釋教目錄（頁七七一～一〇四八，自後簡稱「貞元錄」），⑭南唐釋恒安集的大唐保大乙巳歲續貞元釋教錄（頁一〇四八～一〇五三）等，不僅都未曾著錄什麼羅什漢譯的「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而且即連「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的經名之全部形影，我們至今就在其中，也還未能見到。但自從費長房所列安世高譯的經目中，首先明載：「父母恩勤【龍按：勤，原註曰：一作難】報經一卷（一云難報，出中阿含）」【參看「長房錄」，卷四，頁五一】以後，上列的那些「經錄」，大半無非將此「經名」，連同「報父母恩經」的「經名」【參看：隋釋法經等撰的衆經目錄，卷四，頁一三四，隋翻經沙門及學士等撰的衆經目錄，卷三，頁一六六，唐釋靜泰撰〔集〕的衆經目錄，卷三，頁二〇〇及卷四，頁二〇八，「內典錄」，卷一，頁二二一，唐釋道宣撰的續大唐內典錄，頁三四四，唐釋靖邁撰的古今譯經圖紀，卷一，頁三四九，「大周錄」，卷八，頁四一九，「開元錄」，卷一，頁四八〇及卷十三，頁六一八，「貞元錄」，卷一，頁七七七及卷二十三，頁九五〇～九五二】，相繼認定是費氏首先謂為安世高所譯的「（佛說）父母恩難報經」之異名【龍按：「祐錄」，卷四，頁二九，則只說：「父母恩難報經一卷（抄

中阿舍)」，當年雖有其「本」，却仍得列為「失譯」。再者：唐釋道世，在其諸經要集(「大正藏」，第五十四卷所收者)，卷八，頁六八及法苑珠林(「大正藏」，第五十三卷所收者)，卷五十，頁六六三，引用此經之經文時，並逕將其經名省作「難報經」】以外，對於與「佛說父母恩難報經」同時和以後出現的那些主要直接宣演釋氏之如何注重佛教「孝道」的經籍(包括「失譯」、「闕本」、「別生」、「抄撮」、「異譯」、「偽妄」)，幾乎都有其著錄。而這樣的一些「佛書」，至今我們單在「佛藏」之中，自然也可見到不少。譬如：「大正藏」，第三卷所收三國吳康居國沙門康僧會譯的六度集經，卷五，忍辱度無極章第三，頁二四～二五說：

昔者菩薩，厥名曰睽。常懷普慈，潤逮衆生。悲愍群愚不覩三尊，將其二親，處于山澤。父母年耆，而目失明。睽爲悲楚，言之泣涕。夜常三興，消息寒溫。至孝之行，德香【龍按：香，原註曰：一作芳】熏乾，地【龍按：地，原註曰：一作坤地】祇、海龍、國人並【龍按：並，原註曰：一作普】知。奉佛十善，不殺衆生。道不捨遺，守貞不娶，身禍都息。兩舌惡罵、妄言綺語、讚謗邪僞，口過都絕。中心衆穢、嫉恚貪婪，心垢都寂。信善有福，爲惡有殃。以草茅爲廬，蓬蒿爲席。清淨【龍按：淨，原註曰：一作潔】無欲，志若天金。山有流泉，中生蓮華。衆果甘美，周旋其邊。夙興採果，未嘗先甘。其仁遠照，禽獸附恃。二親時渴，睽行汲【龍按：汲，原本作吸，但有註曰：一作汲】水。迦夷國王，入山田獵。彎弓發矢，射山麋鹿。誤中睽胸，矢毒流行。其痛難言，左右顧盼。涕泣【龍按：涕泣，原註曰：一作泣涕】大言：『誰以一矢，殺三道士者乎？吾親年耆，又俱失明。一朝無我，普當殞命。』抗聲哀曰：『衆以其牙，犀以其角，翠以其毛，吾無牙角光日【龍按：日，原本作目，但有註曰：一作日】之毛，將以何死乎？』王聞哀聲，下馬問曰：『爾爲深山乎？』答曰：『吾將二親，處斯山中。除世衆穢，學進道志。』王聞睽言，哽噎流淚，甚痛悼之，曰：『吾爲不仁，殘夭物命。又殺至孝，舉哀云奈此何？』群臣巨細，莫不哽噎【龍按：噎，原本作咽，但有註曰：一作噎】。王重曰：『吾以一國，救子之命。願示親所在，五欲首過。』曰：『便向小徑，去斯不遠，有小蓬廬，吾親在中。爲吾啓親，自斯長別。幸卒餘年，慎無追戀也。』勢復舉哀，奄忽而絕。王逮士卒，重復哀慟

。尋所示路，到厥親所。王從衆多，草木肅肅有聲。二親聞之，疑其異人，曰：『行者何人？』王曰：『吾是迦夷國王。』親曰：『王翔茲甚善，斯有草席，可以息涼，甘果可食。吾子汲水，今者且還。』王覩其親以慈待子，重爲哽噎。王謂親曰：『吾覩兩道士以慈待子，吾心切悼，其【龍按：其，原本作甚，但有註曰：一作甚】痛無量。道士子睽者，吾射殺之。』親驚怛曰：『吾子何罪，而殺之乎？子操仁惻，蹈地常恐地痛。其有何罪，而王殺之？』王曰：『至孝之子，實爲上賢。吾射麋鹿，悞【龍按：吳，原註曰：一作誤】中之耳。』曰：『子已死，將何恃哉？吾今死矣！惟願大王牽吾二老，著子屍處。必見窮沒，庶同灰土。』王聞親辭，又重哀慟。自牽其親，將至屍所。父以首【龍按：首，原註曰：一作手】著膝上，母抱其足，鳴口吮足。各以一手，捫其筋瘡。椎胸搏頰，仰首呼曰：『天神地神、樹神水神！吾子睽者，奉佛信法，尊賢孝親。懷無外之弘仁，潤逮草木。』又曰：『若子審奉佛至孝之誠，上聞天者，筋當拔出，重毒消滅。子獲生存，卒其至孝之行。子行不然，吾言不誠，遂當終滅，俱爲灰土！』天帝釋、四天大王、地祇海龍，聞親哀聲，信如其言，靡不擾動。帝釋身下，謂其親曰：『斯至孝之子，吾能活之！』以天神藥灌睽口中，忽然得蘇。父母及睽、王【龍按：王，原本作主】逢臣【龍按：臣，原註曰：一作目】從，悲樂【龍按：樂，原註曰：一作喜】交集，普復舉哀。王曰：『奉佛至孝之德，乃至於斯。』遂命群臣，自今之後，率土人民，皆【龍按：皆，原註曰：一作皆令】奉佛十德之善，修睽至孝之行，一國則焉！』然後國豐民康，遂致太平。佛告諸比丘：『吾世世奉諸佛至孝之行，德高福盛，遂成天中之天，三界獨步。時睽者，吾身是【龍按：是，原註曰：一作是也】。國王者，阿難是。睽父者，今吾父是。母者，吾母舍妙是。天帝釋者，彌勒是也。菩薩法忍度無極行忍辱，如是。

而「大正藏」，第三卷，頁四三六～四三八之中，實際還收有一種應與這個「故事」大有關係的內典，其全文爲：

佛說菩薩【龍按：佛說菩薩，原註曰：一作佛說，一作菩薩】睽子經

安公錄中闕譯，今附西晉錄【龍按：自安公至晉錄，原註曰：一作乞伏秦三藏法師釋聖堅譯。一作開元錄云：失譯人名，附西晉。】

聞如是：一時、佛在比【龍按：比，原註曰：一作毗】羅勒國，與千二百五十比丘衆及菩薩、國王大臣、人民長者、居士清信士女，不可稱計，一時來會。佛告諸比丘：『皆悉寂靜【龍按：悉寂靜，原註曰：一作處】定意聽！我前世，初求【龍按：求，原註曰：一本無】得菩薩道時，戒行普具，精進一心。修集智慧，行於善權。功德累積，不可稱說【龍按：說，原註曰：一作記，一作計】。諸天釋梵、天【龍按：釋梵天，原註曰：一本無】龍鬼神、帝王人民，無能行者。』阿難聞佛言，更整【龍按：整，原註曰：一作正】衣服，長跪叉手，白佛言：『願欲聞之【龍按：聞之，原註曰：一作所聞】。』

佛告阿難：『乃往過去無數世時，有菩薩名曰一切妙。仁慈【龍按：仁慈，一作行仁慈】惠施，救濟群生。常行四等心【龍按：心，原註曰：一本無】，度世危厄【龍按：厄，原註曰：一作難】，愍育【龍按：愍育，原註曰：一作育養】苦人。時、於【龍按：於，原註曰：一本無】兜術【龍按：術，原註曰：一作率】天上，教授天人。常以晝夜，各三時定意，思惟三界【龍按：界，原註曰：一作昧】，照觀十方天下人民善惡之道。知有孝順父母，奉敬【龍按：敬，原註曰：一作事】三尊，恭順師長，修諸功德者。常以天眼，遍察【龍按：察，原註曰：一作觀】五道。時、有迦夷國，中有一長者，孤無兒子。夫妻【龍按：妻，原註曰：一作婦】兩目皆盲，心願入山，求無上慧【龍按：慧，原註曰：一作決】。修清淨志，信樂空閑。菩薩念言：『此人發意，所學微妙。而兩目皆盲【龍按：皆盲，原本無，但有註曰：一本有】，目【龍按：目，原本無，但有註曰：一本有】無所見【龍按：見，原註曰：一作覩】。若入山中者【龍按：者，原註曰：一本無】，或墮溝坑，或逢毒蟲所見枉害。若我壽終，爲其作子。供養父母，終其【龍按：其，原註曰：一作期】年壽。』

於是菩薩壽盡，即下生爲盲父母家【龍按：家，原註曰：一本無】作子。父母歡喜，甚受重之。本發大意，欲行入山。以生子故，便留樂【龍按：留樂，原註曰：一作樂留】世間。子年七【龍按：七，原註曰：一作子】歲，號字【龍按：字，原註曰：一本無】曰睽。【龍按：睽，原註曰：一作子】至孝仁慈，奉行十善。不殺不盜，不婬不欺誑【龍按：誑，原註曰：一本無】，不飲酒，不妄言，

不綺語，不嫉妬，不呪詛。信道不疑，晝夜精進。奉事父母，如人事天。言常含笑，不傷人意。行則應法，不妄【龍按：妄，原註曰：一作望】傾邪【龍按：邪，原註曰：一作斜】。父母喜悅，無復憂愁。年【龍按：年，原註曰：一作至年】過十歲，睽【龍按：睽原註曰：一作睽自】長跪白父母言：『本發大意，欲入深山。求志【龍按：求志，原註曰：一作志求】空寂 無上正【龍按：正，原註曰：一作之】真。豈以子故，而絕本願？人在【龍按：在，原註曰：一作居】世間，無常百變。命非金石，對至無期。願如本意，宜及上【龍按：上，原註曰：一本無】時，入山清淨。我自尋隨，與父母俱【龍按：俱，原註曰：一本無】。供養隨意【龍按：隨意，一本無】，不失時節。』父母報睽【龍按：睽，一本無】言：『子之孝【龍按：孝，原註曰：一作孝睽子】順，天自知之。』不違本誓，便共入山。睽即以家中所有之物，皆施國中諸貧窮者。便與父母，俱共入山。睽至山中，以蒲【龍按：蒲，原註曰：一作柴】草爲父母作屋，施作床褥，不寒不熱，恒得時宜。適入山中一年，衆果豐茂【龍按：茂，原註曰：一作美】，食之香甜。泉水涌出，清而且涼。池中蓮花，五色精明。梅檀雜香，樹木豐茂，倍【龍按：倍，原註曰：一作香倍】於常時【龍按：時，原註曰：一本無】。風雨時節，不寒不熱。樹葉相接，以障雨露。蔭【龍按：蔭，原註曰：一作蔭】覆日光，其不常涼，飛鳥翔集。奇妙異類，皆作音樂之聲，以娛樂盲父母。師子熊羆、虎狼毒獸，皆自慈心相向，無復相害之意。皆食噉草果，無恐懼之心。麀鹿熊羆雜類之獸，皆來附近睽【龍按：睽，原註曰：一作與睽】。音聲相和，皆作娛樂之音。睽至孝慈心，履地常恐地痛。天神山神，皆作人形。晝夜慰勞三道人。三道人【龍按：三道人，原註曰：一本無】一心定意，無復憂愁。睽常與父母，取百種果蔬，以食【龍按：食，原註曰：一作飼】父母，恒有盈餘。渴飲泉水，無所乏短。父母時渴欲飲，睽著鹿皮之衣，提瓶行取水。麀鹿衆鳥，亦復往飲水，不相畏難。時、有迦夷國王，入山射獵。王遙見水邊有麀鹿，引弓射鹿。箭誤中睽胸，睽被毒箭，舉身皆痛。便大呼言：『誰持一毒箭，射殺三道人者?!』王聞人聲，即便下馬，往到睽前。睽謂王言：『象坐牙死，犀坐其角，翠爲毛故，麀【龍按：麀，原註曰：一作麀】鹿爲皮肉故。今我無角、無牙、無毛，皮肉不可噉，我今坐

何等罪死耶？』王問談言：『卿是何等人，被鹿皮衣，與禽獸無異？』談言：『我是王國中人，與盲父母俱來入山中，學道二十餘年，未曾爲虎狼毒蟲所見害，今便爲王所【龍按：所，原註曰，一作所見】射殺。』登【龍按：登，原註曰：一作當，後同】爾之時，山中大風暴起，吹折樹木。百鳥悲鳴，師子熊羆走獸之輩，皆大【龍按：大，原註曰：一本無】號呼，動一山中。日無精光，流泉爲竭。衆華萎死，雷電動地。時，盲父母驚起，自相謂言：『談行取水，經久不還。將無爲虎狼毒蟲所害？禽獸悲鳴【龍按：悲鳴，原註曰：一作飛鳥】，音聲號呼，不如常時。風起四面，樹木摧折，必有災異！』王時怖懼，大自悔責：『我所作無狀！我本射鹿，箭誤相中耳。射殺道人，其罪甚重。坐貪少【龍按：少，原本作小，但有註曰：一作少】肉，重受其殃。我今以一國珍寶庫藏之物、宮殿妓女、丘郭城邑，以救子命。』時、王便前，以手挽拔談胸箭，箭深不可得出。飛鳥走獸，四面雲集，號呼動一山中。王益惶怖，三百六十骨【龍按：骨，原本無】，節節【龍按：節節，原註曰：一作節節節】皆動。談語王曰：『非王之過，自我宿罪所致。我不惜身命，但憐念我盲父母年既衰老，兩目無所見。一旦無我，亦當終歿，無所依仰。以是之故，用自懊惱酷毒耳。』當爾之時，諸天龍神山神、水神樹神，皆爲肅動。王復重言：『我寧入泥犁中，百劫受罪，使睦身活。』長跪向談悔過言：『若子命終，我當不復還國。便住山中，供養卿父母，如卿在時，勿以爲念。諸天龍神，皆當證知，不負此誓。』談聞王誓，言：『雖被毒箭，心喜意悅。雖死不恨，以我盲父母累王供養。道人現世罪滅，得福無量。』王言：『卿語我父母處，及子未死，語我知之。』談即指示語：『從此步徑，去是不遠，自當見一草屋，我父母在其中止。王徐徐往，勿令我父母怖懼。以善權方便，解語其意，爲我上謝父母，無常今至，當就後世，不惜我命，但念父母年老，兩目復盲。一旦無我，無所依仰。以此懊惱，自酷毒耳。死自當【龍按：當，原註曰：一作常】分。宿罪所致，無有得脫者。今自懺悔於父母，從無數劫以【龍按：以，原註曰：一作已】來所行衆惡，於此罪滅福生。願我與父母世世相值，不相遠離。願父母終保年壽，勿有憂患。天龍鬼神，常隨護助，災害消滅。所欲應意，無爲自然。』王便將數人，徑詣父母許【龍按：許，原註曰：一作所

】。王去之後，睽便奄然而死。飛鳥禽獸，皆大號呼【龍按：呼，原本作哭，但有註曰：一作呼，後同】。遶睽尸上，以舌舐睽身血。盲父母聞此音聲，益用【龍按：用，原註曰：一本無】怖懼【龍按：懼，原註曰：一本無】，徬徨而住。王行馳駛，動觸草木，肅【龍按：肅，原註曰：一作肅肅】有人聲。父母驚言：『此是何人？非我子行！』王言：『我是迦夷國王，聞道人在山中學道，故來供養道人。』父【龍按：父，原註曰：一作盲父】母言：『大王來，大善！勞屈威尊，遠臨草野。王體中安隱不？宮殿夫人太子、官屬人民，皆安善不？風雨和調、五穀豐足不？隣國不相侵害不？』王答道人言：『蒙道人恩，皆自平安。』王問訊盲父母：『來在山中，勞心勤苦。樹木之間，飛鳥走獸，無有侵害道人者不？在山中，寒暑隨時，現世安隱不？』盲父母言：『蒙大王厚恩，常自安隱。我有孝子名睽，常爲我取百種果蓏。泉水恒自豐饒，山中風雨和調，無所乏短。我有草席【龍按：席，原註曰：一作床】可坐，果蓏可食。睽行取水，且欲來還。』王聞盲父母言，又大傷心，淚出而言：『我罪惡無狀！入山射獵，見水邊有群鹿，引弓射之，箭誤中道人子。睽身被毒箭甚痛，故來語二道人。』父母聞之，舉身自撲，如太山崩，地爲震動。王便自往前【龍按：自往前，原註曰：一本無】扶牽，父母仰天【龍按：天，原註曰：一作夭】號哭，自訴言：『我子睽，子下至孝仁幾。津有過者！踐地常恐他痛，今有佈罪，而王射殺之？向者，大風卒起，吹折樹木。百鳥悲鳴號呼，動一山中。我在山中，二十餘年，未曾有此災異。疑我子取水，經久不還，必當有故。』諸神皆驚，肅肅而動。母啼號不可復止，父言：『且止！人生無有不死者【龍按：者，原註曰：一本無】。無常自然，不可得却。』且問王言：『睽爲射何許，今爲死活？』王具以睽口中所言，向盲父母說之。聞王此言，又大感絕。曰【龍按：曰，原本無】：『我一旦無子俱亦當死，願王牽我二人往臨睽尸上。』王即牽盲父母往到尸上，父抱其兩【龍按：兩，原註曰：一本無】腳，母抱其頭著膝上。各以一手捫摸【龍按：捫摸，原註曰：一作摸捫】其胸箭，仰天大喚言：『諸天及龍神山神、樹神水神，我子仁慈至孝，諸神所知。何能不一衰我子是善子？』母便以舌舐睽胸瘡，願：『毒入我口，我早已老，目無所見，以身代子【龍按：子，原本作子之，但有註曰：一本

作子】。睽活我死，死不恨也。』於是盲父母言：『若睽有至誠至孝者，天地所知。箭當拔出，毒藥【龍按：藥，原註曰：一作痛】當除，睽當更生。』於是第二忉利天王釋座，即爲大動。以天眼見二道人抱子號哭，乃聞第四兜術天諸天宮龍宮，皆儼儼而爲動。梵釋四天王，即從第四天上，來如人伸臂頃，來下住前，以神藥灌睽口中。藥入睽口，箭自拔出，便活如故。父母驚喜，見睽已死更活，兩目皆開。飛鳥禽獸，皆作歡樂之音。風息雲消，日爲重光。泉水涌出，衆華五色。樹色光【龍按：色光，原註曰：一作大色】榮，倍於常時。王大歡喜，不能自勝。禮天帝釋，還禮父母及子睽。願：『我國財，以上道人。身自留住供養，現世罪滅，宿怨得除。』答王言：『欲報恩者，王且還國，安慰國人，皆令奉持五戒。王勿復射獵，夭傷蟲獸，現世身不安隱，壽盡當入泥犁中。人居世間，恩愛暫有。別離久長，不得常在。王宿有功德，今得爲王。莫以得自在故，而自放恣。』於時，國王大自悔責：『自今以後，當如睽教勅，不敢有廢。』諸隨王射獵者數百人，見睽已死，神人持藥來下入口即活，父母眼開，皆踊躍發意，奉持五戒，終身不犯。王還國已【龍按：已，原註曰：一作中】，宣令國中：諸有貧窮盲父母如睽比者，皆當供養，不得捐金，犯者令有重罪！於是國中人民，以睽活故，上下相教，奉修五戒，修行十善，死得昇天，無入三惡道者。佛告阿難：『諸來會者，宿命睽身，我身是也。

時、盲父者，今現父王闍頭檀是也。時、盲母者，今現我母王夫人摩耶是也。迦夷國王者，阿難是也。時、天帝釋者，彌勒是也。使我疾成無上正真之道決，皆是我父母育養慈恩。從死得生，感動天龍鬼神，父母恩【龍按：恩，原註曰：一作恩德】重孝子所致。今得爲佛并度國人，皆由孝順之德。』佛告阿難：『汝廣爲一切人民說之。人有父母，不可不孝。道，不可不學。濟神離苦，後得無爲，皆由慈孝學道所致。』佛說經已，諸菩薩、比丘、比丘尼、優婆夷、國王大臣、人民長者居士，莫不加敬，稽首佛足，作禮而去。

佛說【龍按：佛說，原註曰：一本無】菩薩睽子經

就在此「經」之後，明經署爲聖堅所譯的「佛說睽子經」，實際尚有三「本」，相互無非亦是大同而小異，即：①頁四三八～四四〇所載的「佛說睽子經」，「聖堅奉詔

譯」【龍按：原註曰：此經，麗本也，與三本大異。宋本與元、明亦異，對校甚難，故以宋附卷末，以元校明，又出其次】，②頁四四〇～四四一附載的「佛說睽子經」【龍按：原註曰：〔此係〕宋〔本〕】，乞伏秦三藏法師釋聖堅譯」，③頁四四二～四四三附載的「佛說睽子經」，「姚秦三藏法師釋聖堅譯」【龍按：原註曰：〔此係〕明本，以元本對校】。茲爲小省篇幅，故予一概從略。不過，我想無妨隨緣順便附及：潘重規教授編著的敦煌變文新書（一九七三年一月，台北市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敦煌學研究會出版，自後簡稱「敦書」），卷八，頁一二五七～一二七五內載之二、〔孝子傳〕〔係據現仍藏於法國巴黎國立圖書館（Bibliothèque Nationale）東方稿本部（Département des Manuscrits Orientaux）之敦煌漢文卷、冊（自後簡稱「法藏」）伯、三六八〇號「卷子」〕所謂：「閃字【龍按：此「字」字，似以將其改正作「子」爲當，蓋「字」、「子」兩字，向來多不可爲「通」、「假」，而閃子實即睽子，睽音閃，且其涵義之一，亦爲光景動遙也】者（下略）」，很顯然的，其全部有關閃子的敘述，無非是主要根據康僧會漢譯、晉時失譯與釋聖堅所譯的那幾種「睽子經」，由某一兼信佛教的載筆之士，並且最早也只可能在李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之後，始予走筆加以演繹而成的「玩意」。另外，「大正藏」，第十六卷，頁七八〇～七八一中，並還載有一種西晉時代即已流行的「佛說孝子經」（失譯），其全文爲：

佛說【龍按：佛說，原註曰：一本無，後同】孝子經 失譯人名今附西晉錄【龍按：自失至錄，原註曰：一作失譯，一作失譯人名，一作失譯今附西晉錄。】

佛問諸沙門：『親之生子，懷之【龍按：之，原註曰：一作抱】十月，身爲重病。臨生之日，母危父怖，其情難言。既生之後，推燥臥濕。精誠之至，血化爲乳。摩拭【龍按：拭，原註曰：一作飾】澡浴，衣食教詔。禮賂師友，奉【龍按：奉，一作重】貢君長。子顏和悅，親亦欣豫。子設慘感，親心焦枯。出門愛念，入則存之【龍按：自出至之，原註曰：一作入門存之出顯履履】。心懷惕惕，懼其不善【龍按：善，原註曰：一作成】。親恩若此，當【龍按：當，原本無，但有註曰，一本有】何以報之【龍按：之，原註曰：一本無】？』諸沙門對曰：『

唯當盡禮，慈心供養，以賽親恩【龍按：親恩，原註曰：一作養恩耳】。』世尊又曰：『子之養親，甘露百味，以恣【龍按：恣，原註曰：一作咨】其口。天樂衆音，以娛其耳。名衣上服，光耀其身。兩肩荷負，周流四海。訖子年命，以賽養恩【龍按：養育，原註曰：一作恩養】，可謂孝乎？』諸沙門曰：『惟孝之大，莫尚乎【龍按：乎，原註曰：一作干】茲。』世尊告【龍按：告，原註曰：一本無】曰：『未爲孝矣！若親頑闇，不奉三尊、兇虐妖戾、濫竊非理【龍按：理，原註曰：一作物】、姪佚【龍按：姪佚，原本作姪妖，且有註曰：一作情染】外色、僞辭非道、耽愒【龍按：耽愒，原本作耽愒，且有註曰：一作耽醉】荒亂、違背正眞、兇孽若斯【龍按：斯，原註曰：一作此，後同】，子當極諫，以啓悟之。若【龍按：若，原註曰：一本無】猶瞽瞍未悟，即爲開【龍按：開，原本作義，但有註曰：一作聞】化。當牽臂【龍按：臂，原本作臂，但有註曰：一作臂】引類，示王者之牢獄，諸囚之刑戮曰：「斯爲不軌，身被衆毒。自招殞命，命終神去，繫于太山，湯火萬毒，獨呼【龍按：呼，原註曰：一作喚】無救。由彼履惡，遭斯重殃矣。設【龍按：設，原註曰：一作若】復未移，吟【龍按：吟，原註曰：一作悲】泣啼嗷【龍按：嗷，原註曰：一作號】，絕不【龍按：不，原註曰：一作無】飲食，親雖不明，必以恩愛之痛，懼子死矣。猶當強忍，伏心崇道【龍按：道，原註曰：一作正道】。若親遷志，奉佛五戒。仁惻【龍按：惻，原註曰：一作測】不殺、清讓不盜、貞潔不姪、守信不欺、孝順不醉者，宗門之內，即親【龍按：親，原註曰：一作親父】慈子孝、夫正婦貞。九族和睦，僕使順從【龍按：順從，原註曰：一作恭順】。潤澤遠被，含血受恩。十方諸佛、天龍鬼神、有道之君、忠平之臣、黎庶萬姓，無不敬愛，祐而安之。雖【龍按：雖，原本作數，但有註曰：一作雖】有顛倒之政、佞嬖之輔、兇兒妖婦、千邪萬怪，無如己【龍按：己，原本作已】何。於【龍按：於，原註曰：一作如】是二親處世常安，壽終，靈往【龍按：往，原註曰：一作昇】生天上。諸佛共會，得聞法言。獲道度世，長與苦別。』

佛告諸沙門：『親世無孝，唯斯爲孝耳。能令親【龍按：親，原註曰：一作二親】去惡爲善、奉持五戒、執三自【龍按：自，原註曰：一作貞】歸、朝奉而暮終

者，恩重於親乳哺之養、無量之惠。若不能以三尊之至化其親者，雖爲孝【龍按：孝，原註曰：一作前】養，猶爲不孝【龍按：爲不孝，原註曰：一作不孝矣】。無以夔妻遠賢不親，女情多欲，好色無倦，違孝殺【龍按：殺，原註曰：一作敬】親。國政荒亂，萬民流亡【龍按：亡，原註曰：一作忘】。本志惠施，禮式【龍按：禮式，原註曰：一作以戒】自檢。軟【龍按：軟，原註曰：一本無】心崇【龍按：崇，原本作崇】仁，烝烝【龍按：烝烝，原註曰：一作拯】進德。潛意寂寞，學志叙達。名動【龍按：動，原註曰：一作勳】諸天，明齊賢者。自穢妻聚、惑志女色、荒迷于【龍按：于，原註曰：一作子】欲、妖蠱姿態【龍按：蠱姿態，原註曰：一作治恣能】，其變萬端。薄知之夫、淺見之士，覩其如此，不覺【龍按：覺，原註曰：一作學】微漸，遂迴志沒身，從彼魑魅【龍按：魑魅，原註曰：一作妖媚】邪巧之亂【龍按：亂，原註曰：一作辭】。或危親殺君，悖【龍按：悖，原註曰：一作悟】色情蕩，忿嫉【龍按：嫉，原註曰：一作戾】怠慢，散心盲冥，等行鳥獸。自古世來，無不由之殺【龍按：殺，原註曰：一作亡】身滅宗。是以沙門，獨而不雙。清潔其志，以【龍按：以，原註曰：一作唯】道是務。奉斯明戒【龍按：戒，原註曰：一作教】，爲君即保四海，爲臣即忠，以仁養民，即【龍按：即，原註曰：一本無】父法明，子孝慈，夫信婦貞，優婆塞、優婆夷執行如是【龍按：是，原註曰：一作此】，世世逢佛，見法得道。』佛說如是，弟子歡喜。

佛說孝子經【龍按：經，原註曰：一作經一卷。】

到如今，講起來，這無非還是主要由於中華崇佛奉法人士的銳意厲行融和中、印傳統底「孝道」，俾便源出印度的佛教文化之根苗很順利地就在我國完成移植與及時地發芽、開花和結果，所以那些實際只不過是抄撮、割裂、糅糅舊有佛經直接演繹「孝道」的文字而成的新「經」，也就日見增多。至於這樣的「玩意」，雖已顯示無非是出於俗人之手的「傑作」，但亦嘗且冠之以「佛說」。而其造作者的姓氏字號，本來多屬不能見之於經、傳，並亦慣托某一大匠、宗師之大名以署其「產品」，用便早得廣泛之流通與播傳。尤其是：蕭梁武帝，自幼，既學過儒家的經典；及長，又信仰道地的道教；而在其即位之後，終於捨道歸佛，且將佛教幾乎提高到「國教」之地位

。他不僅極力謀求做好「精持」禮懺暨動輒舉行講論佛經之法會，並且一面親製「孝思賦」之長篇，大肆鼓吹「忠孝兩全」的儒家思想，一面大力倡導逕以佛教的各種形式去報答與追念父母宗親養育之恩德。譬如：他曾明言：

每讀孝子傳，未嘗不終軸輟書，悲恨拊心嗚咽。年未髻鬢，內失所恃。…齒過弱冠，外失所怙。…數鐘百六，時會雲雷。撥亂反政，遂膺四海。念子路見於孔丘曰：『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不可復得。』每感斯言，雖存若亡。父母之恩，云何可報？慈如河海，孝若涓塵。今日爲天下主而不及供養，譬猶荒年而有七寶。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永慕長號，何解悲思？乃於鍾山下，建大愛敬寺。於青溪側，造大智寺。以表罔極之情，達追遠之心。不能遺蓼莪之哀，復於宮內，起至敬殿。竭工匠之巧，盡世俗之奇。…限以國事，亦復不能得朝夕侍食。唯有朔望，親奉饋奠。雖復得薦珍羞，而無所瞻仰。內心崩潰，如焚如灼。情切於中，事形於言，乃作孝思賦云爾【參看唐釋道宣的廣弘明集（「大正藏」，第五十二卷所收者），卷二十九，頁三三六～三三七】。

特別是：他在大同四年（西年五三八年），於同泰寺中，創設盂蘭盆齋供之法會【參看宋釋志磐的佛祖統紀（「大正藏」，第四十九卷所收者），卷三十七，頁三五一】，以效法目連尊者拔救母氏餓鬼之苦難【參看拙作『看了敦煌古抄「佛說盂蘭盆經讀述」以後』（原經載於民國七十六年二月出版的敦煌學，第十二輯，頁一三～八二）】。而這種並不是依據「佛說盂蘭盆經」宣演的「道理」所舉行與誠屬空前的法會，從此也就演變而成爲世人週知與至今猶不能輕言加以廢除的中華民俗所有重要節日一農曆七月十五日中元節底「行事」之一。迨至楊隋文帝御宇，印度佛教的「華化」工作，並亦因其悉心竭力加以維護、贊助與倡導【參看拙著中華佛教文化史散策五集（民國七十六年十月，台北市新文豐出版公司出版，自後簡稱「中集」），頁二八七～二九六：「楊隋文帝事佛崇法之一斑」，頁二九七～三五九：「看了有關楊隋河東首山的栖巖寺金利塔、殿碑、記以後」】，大致可說已告完成，自此乃得由各種各樣的「學」派，邁進入分行創立其「宗」派之坦途。

其次，我得說：依據上述的那些有關景象來講，我怕所謂什漢譯的這種「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之主要「樣本」，什九應只是蕭梁至李唐之間即已流行的「父母恩重

經」【自後簡稱「恩重經」。本來，我在前面所引述的那些成於李唐以前之「經錄」都未著錄「恩重經」，但（山東省）保存古蹟表（山東調查局編輯，滿清宣統二年六月，孫寶琦序），山東省保存古蹟事項統計表七，濟南府，陵縣項中明言：

唐父母恩重經幢，武德元年。

由是我們當可推斷：時在李唐高祖武德元年，「恩重經」應是不僅早已問世，且必已是流傳頗廣。至於衆或謂其一經問世，即得照刻上石爲幢，我倒還怕產生這樣的情景之可能性，應是少得幾等於零。尤有進者：時至「周錄」問世，該錄，卷十五，頁四七四始言：

佛說父母恩重經一卷右件，古來相傳，皆云僞謬。…雖偷佛說之名，終露人謨之狀。…固具疏條，列之如上。

而「開元錄」，卷十八，頁六七三且說：

父母恩重經一卷（經引丁蘭、董黯、郭巨等，故知人造。三紙）。

至「貞元錄」，卷二十八，頁一〇一七並說：

父母恩重經一卷（經引丁蘭、董黯、郭巨等，故知人造。十紙）。

關於此三「經錄」所列的經名一父母恩重經與武德元年經幢所刻的經名，實際並無異字，且其所作的卷數，亦皆相同。不過，「開元錄」明言該經只有「三紙」，而「貞元錄」除却照抄「開元錄」的有關內容之解說以外，竟云共有「十紙」。到如今，我倒敢說：假若「貞元錄」所謂該經之內容確只引及「丁蘭、董黯、郭巨等」故事，那麼，該「十紙」之「十」字，必爲「三」字之舛訛。因爲就在原由敦煌莫高窟「出土」而現經分藏於：

- ①法國巴黎國立圖書館東方稿本部，
- ②英國倫敦卜列顛圖書館（British library）（自後簡稱「英藏」），
- ③蘇聯列寧格拉（Leningrad）亞洲人民研究所（Institut des Peuples de l'Asie）（自後簡稱「蘇藏」），
- ④「北京圖書館」（自後簡稱「北圖」），以及
- ⑤台北市國立中央圖書館（自後簡稱「中圖」）

等公立機構和其他私人書房的漢文卷、冊之中，一則也有許多「恩重經」的殘、全古

抄，譬如：

「法藏」伯、二二八五、三九一九號。

「英藏」斯、一四九、八六五、一一八九、一三二三、一五四八、一九〇七、二〇八四（二）、二二六九、三二二八、四四七六、四七二四、五二一五（二）、五二五三、五四〇八、五四三三（二）、五六四二（二）、六〇〇七、六〇六二、六〇八七號。

「蘇藏」DX一四四、DX一三〇四、DX一九二七九、DX一九七五、DX一一一四〇、DX一一五九五、DX一九七五、DX一一一四〇、DX一一五九五、DX一一六八九號。

「北圖」號一四、辰三六、人二二、闕四〇、裳三三、翔二五號。

「中圖」三一號。

李盛鐸舊藏（合計五份）。

日本中村不折舊藏（一份）。

再則還有不少與「恩重經」大有關係之篇章的殘、全古抄，譬如：「父母恩重讚」、「孝順樂讚」、「十恩德讚」【參看拙著中華佛教文化史散策三集（民國七十年四月，台北市新文豐出版公司出版），頁二一二～二三二：四三、「新校重訂敦煌古抄中世釋衆唱導行孝報恩的藝文四種」（自後簡稱「四種」）】。不過我們總該知道：「恩重經」最初應只有一種內容言及丁、董、郭等孝行故事的「全本」，隨後，殆爲免却世人指責此「經」苟係「佛說」，何得兼及丁、董、郭等孝行之故事，是故乾脆且將該段文字加以刪削，而成爲此「經」之「節本」。但不論是「全本」或「節本」，其經名之上，固見嘗或冠以「佛說」二字，然究以只作「父母恩重經」最爲常見。關於此「經」之「全本」，就在上列的那些敦煌卷、冊之中，依據鄭阿財教授的考訂，至少當有七份古抄，即：「英藏」斯、一四九、二二六九、六〇八七號，「北圖」號一四、闕四〇號，「中圖」三一號，李盛鐸舊藏之一份【參看敦煌孝道文學研究（民國七十一年八月，台北市石門圖書公司出版，自後簡稱「敦究」），頁一七五】。此外，鄭教授並特就其知見的有關「恩重經」之敦煌古抄，而將這種「全本」文字，詳予校訂，且予刊於「敦究」，頁一五四～一五六之中，俾廣播傳。至於此「經」之「節

本」，事實上，多年以前，我即曾將「大正藏」，第八十五卷，頁一四〇三～一四〇四內載原由其編者依據「英藏」斯、一九〇七、二〇八四（二）號與日本中村不折舊藏的一份敦煌古抄「卷子」所有之「佛說父母恩重經」，作了一番校訂，隨且將其重新刊佈【參看「四種」，頁二二七～二三一】。但我們仍當費心注意：

①不論是「全本」也好，「節本」也罷，其中實際並無「十恩德」之細目，尤無「十恩德」之「頌」詞。

②即使中世某些高僧、宗匠明知這種「父母恩重經」，確當屬於「偽謬」的「內典」，但彼等對於這樣的「偽謬」，竟予認定不僅並不違背佛教「孝道」的「義理」，而且還可藉此「人造」的經書，來強化其宗門或宗派，就在「四民」日常的精神生活中，所能產生之影響力量。由是彼等才照舊去勸請信徒對於此「經」，多予念誦與抄傳，甚至於各自加以引用其內容文字與特製其義「疏」。譬如：李唐代宗大曆期間，講論「淨名專家」釋道液的外甥釋體清【參看「大正藏」，第八十五卷，頁四三八～四四〇：「釋肇序」及頁一二二三～一二二五：「天台分門圖」】，即曾撰述過「父母恩重經疏一卷」【參看「大正藏」，第五十五卷內收的入唐新求聖教目錄，頁一〇八三及東域傳燈目錄，頁一一五二】。而講求「儒佛同源」與「禪教一致」的「華嚴五祖」釋宗密，並還對於這種「內典」所有的內容文字，特別亦加引用【參看牧田諦亮教授著的疑經研究（日本昭和五十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發行，自後簡稱「疑究」），頁五〇】。

衆所週知：中華佛教所有之各大「宗」派的大師與名家，自從安、史亂後，主要爲了振興與發皇本「宗」之特色，無不競相利用就像「恩重經」這樣既稱易於結合儒家所精持的傳統「孝道」倫理思想，又正好可以藉此去廣泛地引誘「四民」對於佛教加深崇信的內典，於是「恩重經」除却有其「全本」與「節本」之外，始有某一位載筆之士，應機自隱其姓氏字號，乃特地另「造」一種不僅內容之長行字句與「恩重經」所有者多不相同的「新」經，且其經文之中，還特別開列了「十恩德」之細目，以及每一恩德之後，各附一「首」五言八句的「頌」詞，而這就是目前坊間仍頗易於見到的「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現在，我且先將「疑究」，頁五五～六〇所有者，謹

予新校重訂如次，然後再去探討其製「造」的年代及其影響之梗概。

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奉詔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二千五百人、菩薩摩訶薩三萬八千人俱。

爾時，世尊引領大眾，直往南行。忽見路邊，聚骨一堆。爾時，如來向彼枯骨，五體投地，恭敬禮拜。阿難合掌白言：『世尊！如來是三界大師、四生慈父，衆人歸敬。以何因緣，禮拜枯骨？』

佛告阿難：『汝等雖是吾上首弟子，出家日久，知事未廣。此一堆骨，或是我前世祖先、多生父母。以是因緣，我今禮拜。』

佛告阿難：『汝今將此一堆枯骨，分作二分。若是男骨，色白且重。若是女骨，色黑且輕。』

阿難白言：『世尊！男人在世，衫帶鞋帽，裝來嚴好，一望知爲男人之身。女人在世，多塗脂粉，或薰蘭麝。如是裝飾，即得知是女流之身。而今死後，白骨一般。教弟子等，如何認得？』

佛告阿難：『若是男子，在世之時，入於伽藍，聽講經律。禮拜三寶，念佛名號。所以其骨，色白且重。世間女人，短於智力，易溺於情。生男育女，認爲天職。每生一孩，賴乳養命。乳由血變，每孩飲母八斛四斗甚多白乳。所以憔悴，骨現黑色，其量亦輕。』

阿難聞語，痛割於心。垂淚悲泣，白言：『世尊！母之恩德，云何報答？』

佛告阿難：『汝今諦聽，我當爲汝分別解說：

母胎懷子，凡經十月，甚爲辛苦。

在母胎時，第一月中，如草上珠，朝不保暮，晨聚將來，年消散去。

母懷胎時，第二月中，恰如凝酥。

母懷胎時，第三月中，猶如凝血。

母懷胎時，第四月中，稍作人形。

母懷胎時，第五月中，兒在母腹，生有五胞。何者爲五胞【龍按：胞，原本無】

？頭爲一胞，兩肘兩膝，各爲一胞，共成五胞。

母懷胎時，第六月中，兒在母腹，六情【龍按：情，原本作精，後同】齊開。何者爲六情【龍按：情，原本無】？眼爲一情，耳爲二情，鼻爲三情，口爲四情，舌爲五情，意爲六情。

母懷胎時，第七月中，兒在母腹，生成骨節三百六十，及生毛孔八萬四千。

母懷胎時，第八月中，出生意智，以及九竅。

母懷胎時，第九月中，兒在母腹，吸收食物所出各質，桃梨蒜菓、五穀精華。其母身中，生臟向下，熟臟向上。喻如地面，有山聳出。山有三名：一號須彌，二號業山，三號血山。此設喻山，一度崩來，化爲一條母血，凝成胎兒食料。

母懷胎時，第十月中，孩兒全體，一一完成。方乃降生。若是決爲孝順之子。擎拳合掌，安祥出生，不損傷母，母無所苦。倘兒決爲五逆之子，破損母胎，扯母心肝，踏母跨骨，如千刀攪，又鬚髮似萬刃攢心。

如斯重苦，出生此兒。更分晰言，尚有十恩：

第一，懷胎守護恩。

第二，臨產受苦恩。

第三，生子忘憂恩。

第四，咽苦吐甘恩。

第五，迴乾就濕恩。

第六，哺乳養育恩。

第七，洗濯不淨恩。

第八，遠行憶念恩。

第九，深加體恤恩。

第十，究竟憐愍恩。

第一，懷胎守護恩。頌曰：

累劫因緣重，今來托母胎【龍按：母胎，原本作胎母】。月餘【龍按：餘，原本作逾】生五臟，七七六情開。體重如山岳，動止怯【龍按：怯，原本作劫】風災。羅衣都不掛，裝鏡惹塵埃。

第二，臨產受苦恩。頌曰：

懷經十箇月，產難將欲臨。朝朝如重病，日日似昏沈。將難惶怖述，愁淚滿胸襟。
。含悲告親族，惟懼死來侵。

第三，生子忘憂恩。頌曰：

慈母生兒日，五臟總開張。身心俱悶絕，血流似屠羊。生已聞兒健，歡喜倍加常。
。喜定悲還至，痛苦徹心腸。

第四，咽苦吐甘恩。頌曰：

父母恩深重，顧憐無【龍按：無，原本作沒】失時。吐甘無稍息，咽苦不顰眉。
。愛重情難忍，恩深復倍悲。但令孩兒飽，慈母不辭餓。

第五，迴乾就濕恩。頌曰：

母願身投濕，將兒移就乾。兩乳充餓渴，羅袖掩風寒。恩憐恆廢枕，寵弄纔能歡。
。但令孩兒穩，慈母不求安。

第六，哺乳養育恩。頌曰：

慈母像大地，嚴父配於天。覆載恩同等，父娘恩亦然。不憎無怒目，不嫌手足攀。
。誕腹親生子，終日惜兼憐。

第七，洗濯不淨恩。頌曰：

本是芙蓉質，精神健且豐。眉分新柳碧，臉色奪蓮紅。恩深摧玉貌，洗濯損盤龍。
。只爲憐男女，慈母改顏容。

第八，遠行憶念恩。頌曰：

死別誠難忍，生離實亦傷。子出關山外，母憶在他鄉。日夜心相隨，流淚數千行。
。如猿泣愛子，寸寸斷肝腸。

第九，深加體恤恩。頌曰：

父母恩情重，恩深報實【龍按：實，原本作实】難。子苦願代受，兒勞母不安。
。聞道遠行去，憐兒夜臥寒。男女竟憐愍恩。頌曰：

父母恩深重，恩憐無歇時。起坐心相逐，近遙意與隨。母年一百歲，常憂八十兒。
。欲知恩愛斷，命盡始分離。』

佛告阿難：『我觀衆生，雖給人品，心行愚蒙，不思爺娘有大恩德，不生恭敬，

忘恩背義。無有仁慈，不孝不順。阿娘懷子，十月之中，起坐不安，如擎重擔。飲食不下，如長病人。月滿生時，受諸痛苦。須臾產出，恐已無常。如殺豬羊，血流徧地。受如是苦，生得兒身。咽苦吐甘，抱持養育。洗濯不淨，不憚劬勞。忍寒忍熱，不辭辛苦。乾處兒臥，濕處母眠。三年之中，飲母白血。嬰孩童子，乃至成年。教導禮義，婚嫁營謀。備求資業，携荷艱辛。懃苦百倍，不言恩惠。男女有病，父母驚憂。憂極生病，視同常事。子若病除，母病方愈。如斯養育，願早成人。及其成長，反爲不孝。尊親與言，不知順從。應對無禮，惡眼相視。欺凌伯叔，打罵兄弟。毀辱親情，無有禮義。雖曾從學，不遵範訓。父母教令，多不依從。兄弟共言，每相違戾。出入來往，不啓尊堂。言行高傲，擅意爲事。父母訓罰，伯叔語非。童幼憐愍，尊人遮護。漸漸成長，狠【龍按：狠，原本作狠】戾不調。不伏虧違，反生嗔恨。棄諸親友，朋附惡人。習文成性，認非爲是。

或被人誘，逃往他鄉。違背爺娘，離家別眷。或因經紀，或爲征【龍按：征，原本作政】行。荏苒因循，便爲婚娶。由斯留礙，久不還家。或在他鄉，不能謹慎。被人謀害，橫事鉤牽。枉被刑責，牢獄枷鎖。或遭病患，厄難縈纏。囚苦饑羸，無人看待。被人嫌賤，委棄街【龍按：街，原本作街】衢。因此命終，無人救治。膨脹爛壞，日暴風吹。白骨飄零，寄他鄉土。便與親族，歡會長乖，違背慈恩。不知二老，永懷憂念。或因悲哀，氣咽成病。或緣憶子，衰變死亡。作鬼抱魂，不會割捨。

或復聞子，不崇學業。朋逐異端，無賴粗頑。好習無益，鬥打竊盜。觸犯鄉閭，飲酒擣蒲。姦非過失，帶累兄弟。惱亂爺娘，晨去暮還。不問尊親，動止寒溫。晦朔朝暮，永乖扶持。安牀薦枕，並不知聞。參問起居，從此間斷。父母年邁，形貌衰羸。羞恥見人，忍受欺抑。

或有父孤母寡，獨守空堂。猶若客人，寄居他舍。寒凍飢渴，曾不【龍按：不，原本作父】知聞。晝夜常啼，自嗟自嘆。應奉甘旨，供養尊親。若輩妄人，了無是事。無作羞慚，畏人怪笑。

或持財食，供養妻兒。忘厥疲勞，無避羞恥。妻妾約束，每事依從。尊長嗔呵，

全無畏懼。或復是女，適配他人。未嫁之時，咸皆孝順。婚嫁已訖，不孝遂增。父母微瞋，即生怨恨。夫婿打罵，忍受甘心。異姓他宗，情深眷重。自家骨肉，却以爲疏。或隨夫婿，外郡他鄉。離別爺娘，無心戀慕。斷絕消息，音信不通。遂使爹娘，懸腸掛肚。刻不能安，宛若倒懸。每思見面，如渴思漿。慈念後人，無有休息。

父母恩德，無量無邊。不孝之愆，卒難陳報。』

爾時，大衆聞佛所說父母重恩，舉身投地，搥胸自撲。身毛孔中，悉皆流血。悶絕躡地，良久乃蘇。高聲唱言：『苦哉！苦哉！痛哉！痛哉！我等今者，深是罪人。從來未覺，冥若夜游。今悟知非，心膽俱碎。惟願世尊，哀愍救拔【龍按：拔，原本作援。云何報得父母深恩？』

爾時，如來即以八種深重梵音【龍按：音，原本作昔】，告諸大衆：『汝等當知，我今爲汝，分別解說：

假使有人，左肩擔父，右肩擔母，研皮至骨，穿骨至髓，繞須彌山，經百千劫，血流沒踝，猶不能報父母深恩。

假使有人，遭飢饉劫，爲於爹娘，盡其己身，鬻割碎壞，猶如微塵，經百千劫，猶不能報父母深恩。

假使有人，爲於爹娘，手執利刀，剜其眼睛，獻於如來，經百千劫，猶不能報父母深恩。

假使有人，爲於爹娘，亦以利刀，割其心肝，血流徧地，不辭痛苦，經百千劫，猶不能報父母深恩。

假使有人，爲於爹娘，百千刀戟，一時刺身，於自身中，左右出入，經百千劫，猶不能報父母深恩。

假使有人，爲於爹娘，打骨出髓，經百千劫，猶不能報父母深恩。

假使有人，爲於爹娘，吞熱鐵丸，經百千劫，徧身焦爛，猶不能報父母深恩。』

爾時，大衆聞佛所說父母恩德，垂淚悲泣。痛割於心，諦思無計。同發聲言，深生慚愧。共白佛言：『世尊！我等今者，深是罪人。云何報得父母深恩？』

佛告弟子：『欲得報恩，爲於父母，書寫此經。爲於父母，讀誦此經。爲於父母

懺悔罪愆。爲於父母，供養三寶。爲於父母，受持齋戒。爲於父母，布施修福。若能如是，則得名爲孝順之子。不作此行，是地獄人。』

佛告阿難：『不孝之人，身壞命終，墮於阿鼻無間地獄。此大地獄，縱廣八萬由旬。四面鐵城，周圍羅網。其地亦鐵，盛火洞然。猛烈火燒，雷奔電爍。烱銅鐵汁，澆灌罪人。銅狗鐵蛇，恒吐煙火。焚燒煮炙，脂膏焦燃。苦痛哀哉，難堪難【龍按：難，原本作劍】忍。鈎竿鎗架，鐵鏘鐵串。鐵槌鐵戟，劍樹刀輪。如雨如雲，空中而下。或斬或刺，苦罰罪人。歷劫受殃，無時暫歇。又令更入餘諸地獄，頭戴火盆，鐵車碾身。縱橫駛過，腸肚分裂，骨肉焦爛。一日之中，千生萬死。受如是苦，皆因前身。五逆不孝，故獲斯罪。』

爾時，大衆聞佛所說父母恩德，垂淚悲泣，告於如來：『我等今者，云何報得父母深恩？』

佛告弟子：『欲得報恩，爲於父母，造此經典，是真報得父母恩也。能造一卷，得見一佛。能造十卷，得見十佛。能造百卷，得見百佛。能造千卷，得見千佛。能造萬卷，得見萬佛。是等善人，造經力故，是諸佛等，常來慈護。立使其人、生身父母，得生天上，受諸快樂，離地獄苦。』

爾時，阿難及諸大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天龍、夜叉、乾闥婆，及諸小玉、轉輪聖王，是諸大衆，聞佛所言，身毛皆豎。悲泣哽咽，不能自裁。各發願言：『我等從今，盡未來際，寧碎此身，猶如微塵，經百千劫，誓不違於如來聖教。寧以鐵鈎，拔出其舌，長有由旬，鐵犁【龍按：犁，原本作犁】耕之，血流成河，經百千劫，誓不違於如來聖教。寧以百千刀輪，於自身中，自由出入，誓不違於如來聖教。寧以鐵網，周匝纏身，經百千劫，誓不違於如來聖教。寧以剉碓，斬碎其身百千萬段，皮肉筋骨，悉皆零落，經百千劫，終不違於如來聖教。』

爾時，阿難從於坐中，安祥而起，白佛言：『世尊！此經當何名之，云何奉持？』

佛告阿難：『此經名爲父母【龍按：母，原本作子】恩重難報經，以是名字，汝當奉持。』

佛告阿難：『此經名爲父母【龍按：母，原本作子】恩重難報經，以是名字，汝當奉持。』

爾時，大衆、天人、阿修羅等，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作禮而退。

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接誦報父母恩咒四十九遍

南無密栗多哆婆曳莎訶

就我所審，我得說：此「經」無非是古往那一位載筆之士，逕以「恩重經」爲主要「樣本」，並參照其他直接與間接闡述佛教對於人子之應如何報答父母恩德之內典所「造」成。另外，我怕主要因其製「造」者本來欲使世人見到，隨即可予認定其爲「恩重經」的「異譯」，是故亦以「父母恩重經」爲其「產品」之「原始」標題。而他這樣的作法，可就真是誤人非淺！這只因爲「恩重經」與這種「新」經的標題固然相同，但彼此所有的實際內容，可就確是多有差異，即：兩者的長行字句，並不完全相同。特別是，後有根本就未言及丁、董、郭等的孝行，外加明晰地開列了「十恩德」之細目與每一「恩德」之後，隨即附出了一「首」五言八句的「頌」詞。世人如只引用前者所有內容的文字，或僅引用後者所有內容的文字，而註明其出處爲「父母恩重經」，這對於我們考訂如此的兩種應稱不同之佛書底流變，自然並未增加什麼大不了的困難。但世人既引用前者所有內容的文字，又引用後者所有內容的文字，同時，都只經註明其出處爲「父母恩重經」，而不明白地交代實際出於兩種不同板本的「父母恩重經」，試問：我們何只得說這種「新」經製「造」者之以「父母恩重經」爲其「產品」之標題的作法，真是誤人非淺？此刻講起來，我怕就連其本來欲使世人將其「產品」視爲「恩重經」之「異譯」的構想，不僅未得實現，反而將其「產品」充其量也不過是變成了「恩重經」的改「造」與增補。譬如：日本普門圓通科注、渡邊靈苗講解冠注、田邊月山校閱的科注佛說孝子經注解（日本、明治二十二年三月十八日，日本東京森江佐七印刷、發行）之中，即曾一面引用實際屬於前者所有的某些長行之文字，一面引用實際屬於後者才有的某些「十恩德」的名目，但將所有引文的出處，一概只予註明爲「父母恩重經」！職是之故，我恐這種「新」經之標題—「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還不過是起碼遲至朱明時代，或更遲至滿清時代，才爲世人依據該經之實際內容大不相同，但因兩經之名稱完全相同所產生之那些「莫須有」底混亂與

困擾，才去加以最後之補訂與更正之結果。至其署為「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奉詔譯」，我相信：定係近代刻印是經者所妄自添附之「把戲」，這只因古人引用是經，從來就未明言其為「譯」經，尤未明言其為出於羅什之手的「譯」經。

關於此經之製成年代，現在我仍只敢說：最早也還不過是在李唐代宗大曆九年以前不久。衆所週知：單從圖書目錄板本學的觀點來講，唐釋智昇的「開元錄」，比其前後問世的幾種「經錄」，無疑的，我們很可將其謂為嚴謹與「高明」。譬如：「大周錄」只將「恩重經」評為：「古來相傳，皆云偽謬。…雖偷佛說之名，終露人謨之狀。」而「開元錄」對於該經則明確交代為：「經引丁蘭、董黯、郭巨等，故知人造。」同時，「開元錄」對於整個「大周錄」，且特加以批判說：「當刊定此〔大周〕錄，法匠如林。德重名高，未能親覽。但指搗末【龍按：末，原本作未，但有註曰：一作未】學，令緝成之。中間乖失，幾將大【龍按：大，原本作太，但有註曰：一作大】半。此乃委不得人，過在於能使也」【參看「開元錄」，卷十，頁五七九】。至於「貞元錄」對於該經，除却照抄「開元錄」的有關解說之外，其所作的「貢獻」，無非是在其妄改有關的「紙」數。假若這種「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就在李唐玄宗開元十八年，釋智昇完成其「開元錄」時，已見流行，那麼，我相信：「開元錄」中，必不致於毫無其「消息」。換言之，對於此經之可能製「造」的年代，我們自當先在開元十七年與李唐釋圓照撰進其「貞元錄」的德宗貞元十六年之間，去試求其確切的時日，隨且查閱「貞元錄」。但在「貞元錄」中，實際亦無有關此經的「消息」。假若我們並不瞭解「貞元錄」的背景，或根本不去計較其所有記載的是否夠稱精確與值得信賴，而依據其也未著錄此經的實況，去推斷此經的製「造」年代，自然很可謂其最早也必得在貞元十六年以後。但我敢說：這樣的推斷，可就與有關的史實，多欠符合！要知道：中華佛教的各大「宗」之大匠與大師，自從安、史亂後，無不積極競行「利用」大、小內典所有直接、間接弘演、闡揚佛教「孝道」濟世思想，來與中土固有儒家「孝道」倫理觀念相融合，以便其「宗」門所有之聲譽與勢力，就在中華社會的「四民」之中，獲致廣大普遍的發展。於是那些信佛崇法之徒，隨即針對屬於這種性質的內典，一面群起抄傳形形色色的舊「玩意」，一面加緊另「造」林林總總的新「產品」，以應各大「宗」門之需要。至於這樣的一些佛教藝文，單就敦煌古抄卷

、册所有者來講，諸如我在前面所提及的「父母恩重讚」、「孝順樂讚」、「十恩德」等長短單行篇章【參看「四種」，頁二一二～二二七】，無非一則都可為其代表，再則都可算是上述中華佛教「宗」派之大匠與大師，隨時盡心竭力做好「利用」之結果。但不巧這些篇章，既無其作者的姓名可資參驗，又無其製作的因由足資考訂其內容文字之必係根據某一有關的內典所新「造」，是故歷來世上教研敦煌學，特別是唐代俗文學、唐代佛教學的學者與專家，不僅對於「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的製「造」年代及其與「恩重經」之實際關係等問題，一概慣予「不了了之」，並且每當他們引用這些單行篇章的時候，大半也都只言其依據「父母恩重經」所「造」成，但對於「父母恩重經」與「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之究竟是否應為原來只係經名相同而內容根本不同的兩種內典，特別是後者的製「造」年代，則未見其稍予一番明確之交代。現在就我所審，我得說：上述的那些單行篇章，皆是古往的那些「有心人」，依據「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分別以其椽筆所結撰的「傑作」。同時，「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的製「造」年代，最早也只可能是在號稱「蓮宗四祖」的李唐釋法照，於李唐代宗大曆九年「冬初十月」，撰「述」了「淨土五會念佛誦經觀行儀」【參看「大正藏」，第八十五卷內收原為「法藏」伯、二〇六六號（卷中）與伯、二二五〇及二九六三號（卷下）所有者，頁一二四二～一二五五（卷中），頁一二五五～一二六六（卷下）】以前不久。因為就在「大曆十二年九月十三日，（法）照與弟子八人於（五臺山）東臺觀白光數四，次有異雲靉靄，雲開，見五色通身光，光內，有圓光紅色文殊乘青毛師子」【參看趙宋釋贊寧等的宋高僧傳（「大正藏」，第五十卷所收者），卷二十一，頁八四四～八四五】以前，並另外撰「述」了一種題為「淨土五會念佛略法事儀讚（本、未合一卷）」的「佛書」【參看「大正藏」，第四十七卷，頁四七四～四九〇】，而在其頁四九〇中，即載有他的那一篇題為「父母恩重讚文」之全文。鑒於一則這種「佛書」題中明白標有「略法事儀讚」的字樣，再則其所有之「讚」文，什九都可見於前引亦係他所結撰的「淨土五會念佛誦經觀行儀」，卷中與卷下之中，是故我料想此書應為「淨土五會念佛誦經觀行儀」原有「讚」文之「專」集，並且他的這篇「父母恩重讚文」，當係經他輯自「念佛誦經觀行儀」之「卷上」，但此「卷上」，不幸根本未得流傳下來！本來，法照撰「述」的有關「讚」文，通常都由他於其

題下註明所「依」據的「經」名或「論」名。至於這篇「父母恩重讚文」，雖說不知何故竟未經彼標註「依」據那種佛「經」所撰「述」，但我們今據其內容所顯示的一些情況，即：不僅其中某些詞彙之用字，實與「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所有者，多相雷同，且其行「文」的體式，亦與「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所有之「十恩德」的「頌」詞體式，可謂無異，我們當可推斷：法照當年「依」以成「讚」的佛經，捨却「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而莫屬。茲為便於大家參考起見，我且謹將法照的這篇「父母恩重讚文」，悉予校訂逐錄如次：

父母恩重讚文

累劫有因緣，今來託母胎。月餘生五胞，七七六情開。
 漸重如山岳，動起怕身災。羅衣都不掛，秦鏡染塵埃。
 懷胎向十月，產難欲將臨。朝朝如重病，日日自傷【龍按：傷，原本作暢】吟。
 惶怖難爲計，愁恨滿胸衿。含涕喚親眷，惟恐死來侵。
 月滿將臨逼，生時實是難。五內如刀【龍按：刀，原本作力】割，隣里競來看。
 生在於草上，傍人道是兒。母聞歡喜喚，忘却痛纏身。
 母身在濕處，將兒迴就乾。兩【龍按：兩，原本作血】乳充飢渴，羅衣障風寒。
 吐甘無吝惜，咽苦不嘔眉。但令子得飽，慈母不辭飢。
 紀年漸漸大，出即母心隨。一朝男女病，恨不母身嘗。
 愛別情難忍，生離實苦腸。兒行百里內，慈母一千強。
 男大差征伐，女長事他內。時逢冬歲節，慈母喚霑衿。
 每日思男女，逢日即問頻。若得好消息，修築【龍按：築，原本作築】造福田。
 父母雖年老，恩憐無斷時。身年一百歲，長愁八十兒。
 故知恩愛重，命盡【龍按：命盡，原本作今五，但有註曰：一作命盡】始【龍按
 :始，原本作識】分離。黃泉由不捨，作鬼亦憂之。
 凡爲男女者，供懃當莫移。祖住由上說，起得不作行。
 努力須行孝，孝行立身名。皇天將佐【龍按：佐，原本作左，但有註曰：一作佐
 】助，諸佛亦讚之。
 心行於五逆，皇天不祐之。勸修三福業，淨土目前明。

普告諸人者，同行不同心。得生極樂國，華問聽法音。

自從這種「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原本因其「原始」製「造」人，什九殆係故意將其名稱，亦予同樣地題為那種早即流行於中土，但實際並係「人造」而非「佛說」的「父母恩重經」問世以後，由於中華佛教各大「宗」派的名匠大德之積極來將這類性質的佛書加以「利用」，雖說兩者都已流傳至今，然而我敢說：也許主要因為前者的行文遣興，顯已夠稱清新婉約，特別是其「十恩德」的「頌」詞所予描繪之事項，悉可謂為活潑親切，既能動人肺腑，又便吟誦回味，故其歷來最愛僧、俗之歡迎與樂於將其繼以各種方式廣為播傳，而這至少對於我國的文學，特別是民間文學的貢獻及其影響，倒也真是非同小可！譬如：俟其問世以後，隨即為世人將其分別傳抄，前引的敦煌之有關古抄，無非都是其「物證」。接着復有許多高僧、名德，據其原有的「十恩德」之「頌」詞，另「造」許多諸如我在前面提及的那幾種題為「父母恩重讚」、「孝順樂讚」、「十恩德讚」等單行之篇章。同時，就在當年盛行的俗講法會之中，嘗由法師、名德特別將其用作各個講「經」化俗的「底本」，或於演繹同類性質之佛「經」時，分行引用其中某些文字。這樣的情景，我們很可去用「敦書」，頁四四七～四七八所收的「〔父母恩重經講經文〕」(一)（係據「法藏」伯、二四一八號）及頁四七九～四八五所收的「〔父母恩重經講經文〕」(二)（係據「北圖河一二號）暨頁四八七～四九六所收的「〔孟蘭盆經講經文〕」（係據「中國」三二號），為其佐證。而現在敦煌莫高窟「前室…北側」，尚有「父母恩重經變」之殘存「變相」【參看敦煌莫高窟內容總錄（「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北京文物出版社」出版），頁五三】。迨至南宗孝宗淳熙年間，四川大足的石刻群中，且還有其「變相」之殘存石刻【參看「敦究」，頁一六七】。另外，「敦究」，頁一五七～一五八並說：

斯、因所獲敦煌畫幡中，即有「父母恩重經」之變相。此變相係絹本畫軸。高一、三四六公尺，寬〇·九九公尺。畫面分作上中下三段。上段繪一佛陀居中以說法，左右兩旁有落薩並列；中段則繪有生母之種種劬勞辛苦場面，其中並畫有一册子，由左至右寫有「父母恩重經」一行；下段則為供養者之羣像。

再者，迄至滿清德宗光緒年中，尚有引用其經文，而改題經名之事實，此且可以前述的科注佛說孝子經注解，作為佐證。或逕為其特製科判疏釋並附插圖：一、如來頂禮

，二、懷擔【龍按：擔，原本作耽】守護恩【龍按：恩，原本作息，後同】，三、臨產受苦恩，四、生子忘憂恩，五、咽苦吐甘恩，六、回乾就濕恩，七、乳哺養育恩，八、洗濯不淨恩，九、遠行憶念恩，十、爲造惡業恩，十一、究竟憐愍恩，十二、周遶須彌，十三、阿鼻墮【龍按：鼻墮，原本作鼻墮】苦，十四、上界快樂，但改其經名，譬如：

佛說大報父母恩重經

初序分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王舍城、祇【龍按：祇，原本作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三萬八千人、菩薩摩訶薩衆俱。

如是（下略）

二正宗分四

一報恩因緣三 一如來頂禮

爾時，世尊將領大衆，往詣南行，見一堆枯骨。爾時，如來五體投地，禮拜枯骨。阿難大衆白佛言：『世尊！如來是三界大師、四生慈父，衆人歸敬。云何禮拜枯骨？』

世尊（下略）

二佛認宿世

佛告阿難：『汝雖是吾上足弟子，出家深遠，知事未廣。此一堆枯骨，或是我前世翁祖、累世爺孃。吾今拜禮。』

阿難（下略）

三二分問答

佛告阿難：『汝將此一堆枯骨，分作二分。若是男子骨頭，白了又重。若是女人骨頭，黑了又輕。』阿難白佛言：『世尊！男人在世，衫帶靴帽，裝裹【龍按：裹，原本作裹，後同】即知是男兒之身。女人在世，濃塗赤硃、臙脂蘭麝，裝裹即知是女流之身。如今死後，白骨一般。教弟子，如何認得？』

佛告阿難：『若是男人，在世之世，入於伽藍，聽講誦經。禮拜三寶，念佛名字。所以骨頭，白了又重。女人在世，恣情淫【龍按：淫，原本作姪】欲，生男養

女。一迴生箇孩兒，流出三斛三勝凝血，飲孃八斛四斛白乳。所以骨頭，黑了又輕。』阿難聞語，痛割於心。垂【龍按：垂，原本作垂】淚悲泣，白佛言：『世尊！母恩德者，云何報答？』

伽藍（下略）

二歷【龍按：歷，原本作歷，後同】陳恩愛二 一彌月劬勞
佛告阿難：『汝今諦聽，吾今爲汝分別解說：阿孃懷子，十月之中，極是辛苦。阿孃一箇月懷胎，恰如草頭上珠，保朝不保暮。早晨聚【龍按：聚，原本作聚】將來，午時消散去。阿孃兩箇月懷胎，恰如撲落凝酥【龍按：酥，原本作蕪，後同】。』

凝酥（下略）

阿孃三箇月懷胎，恰如凝血。

阿孃四箇月懷胎，稍作人形。

阿孃五箇月懷胎，在孃腹中，生五胞。何者名爲五胞？頭爲一胞，兩肘爲三胞，兩膝【龍按：膝，原本作膝】爲五胞。

阿孃六箇月懷胎，孩兒在孃腹中，六情【龍按：情，原本作精，後同】。何者名爲六情？眼爲一情，耳爲二情，鼻【龍按，鼻本作鼻，後同】爲三情口是四情，舌是五情，意爲六情。

六情（下略）

阿孃七箇月懷胎，孩兒在孃腹中，生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孔。

阿孃八箇月懷胎，生其意智，長其九竅。

阿孃九箇月懷胎，孩兒在孃腹中，喫食不餐桃梨蒜菓、五穀飲味。阿孃生臟【龍按：臟，原本作藏，後同】向下，熟臟向上。有一座山，此山，有三般名字。一號須彌山，二號業山，三號血山。此山，一度崩來，化爲一條凝血，流入孩兒口中。

言兒（下略）

阿孃十箇月懷胎，方乃降生。若是孝順之男，擎拳合掌而生，不損阿孃。若是五逆之子，擘破阿孃胞胎，手攀阿孃心肝，腳踏阿孃膀【龍按：膀，原本作膀】骨

，教孃如千刀攪腹，恰似萬刃攢心。如斯痛苦，生得此身。猶有十恩：

俱舍（下略）

二十偈讚頌

第一，懷擔【龍按：擔，原本作耽】守護恩。頌曰：

累劫因緣重，今來託母胎。月餘【龍按：原本作逾】生五臟，七七六情開。體重如山岳，動止怯【龍按：怯，原本作恻】風災。羅衣都不掛，裝鏡惹塵埃。

楞嚴（下略）

第二，臨產受苦恩。頌曰：

懷經十箇月，產難欲將臨。朝朝如重病，日日似昏【龍按：昏，原本作昏】沉，惶怖難成計【龍按：計，原本作記】，愁淚滿胸襟【龍按：胸襟，原本作胸襟】。含悲告親族，惟懼死來侵。

第三，生子忘憂恩。頌曰：

慈母生兒【龍按：兒，原本作君】日，五臟總開張。身心俱悶絕，流血似屠羊。生已聞兒健，歡喜倍加常。喜定悲還至，痛苦徹心腸。

第四，咽苦吐甘恩。頌曰：

父母恩深重，恩憐無失時。吐甘無所食，咽苦不嘔眉。愛重情難忍，恩深復倍悲。但令孩子飽，慈母不辭飢。

第五，回乾就濕恩。頌曰：

母自身俱濕，將兒以就乾。兩乳充飢渴，羅袖【龍按：袖，原本作袖】掩風寒。恩憐恒廢寢，寵弄【龍按：弄，原本作弄】盡能歡。但令孩子穩，慈母不求安。

第六，乳哺養育恩。頌曰：

慈母象於地，嚴父配於天。覆載恩將等，父孃恩【龍按：恩，原本作意】亦然。不憎無怒【龍按：怒，原本作眼】目，不嫌手足攣。誕腹親生子，終日惜兼憐。

第七，洗濯不淨恩。頌曰：

憶昔美容質，姿媚甚豐【龍按：豐，原本作豐】濃。眉分翠柳色，兩臉奪蓮紅。恩深摧玉貌，洗濯損盤龍。只爲憐男女，慈母改顏容。

此因（下略）

第八，遠行憶念恩。頌曰：

死別誠難忘，生離實亦傷。子出關山外，母意在他鄉。日夜心相逐，流淚數千行。
。如猿泣愛子，憶念斷肝腸。

第九，爲造惡業恩。頌曰：

父母江山重，恩深報實難。子苦願代受，兒勞母不安。聞道遠行去，行遊夜臥寒。
。男女暫辛苦，長使母心酸。

第十，究竟憐愍恩。頌曰：

父母恩深重，恩憐無歇時。起坐心相逐，遠近意相隨。母年一百歲，常憂八十兒。
欲知恩愛斷，命盡始分離。』

三廣說業難二 一指數諸愆

佛告阿難：『我觀衆生，雖給人品，心行愚蒙，不思爹娘有大恩德，不生恭敬，棄恩背恩，無有仁慈，不孝不義。阿娘懷子，十月之中，起坐不安，如擎重擔。飲食不下，如長病人。月滿生時，受諸苦痛。須臾【龍按：臾，原本作史】好惡，恐爲無常。如殺豬羊，血流遍地。受如是苦，生得此身。咽苦吐甘，抱持養育。洗濯不淨，不憚劬勞。忍熱忍寒，不思辛苦。乾處兒臥，濕處母眠。三年之中，飲母白血。嬰孩童子，乃至盛年。獎教禮義，婚嫁官學。備求資業，携荷艱辛。勤【龍按：勤，原本作勤】苦之終，不言恩絕。男女有病，父母病生。子若病愈，慈母方差。如斯養育，願早成人。及其長成，反爲不孝。尊親共語，應對悛悛。拗眼戾睛，欺凌伯叔。打罵兄弟，毀辱親情。無有禮義，不遵師範。父母教令，元不依從【龍按：從，原本作從，後同】。兄弟共言，故相拗戾。出入往來，不啓尊人。言行高踈，擅意爲事。父母訓罰，伯叔語非。童幼憐愍，尊人遮護。漸漸長成，狠戾不調。不伏虧【龍按：虧，原本作虧】違，反生嗔恨。棄諸親友，朋附惡人。習已性成，遂爲狂計。被【龍按：被，原本作被，後同】人誘引，逃竄他鄉。違背爺孃，離家別貫。或因經紀，成爲征行。荏苒因循，便爲婚娶【龍按：娶，原本作娶】。由斯留礙，久不還家。或在他鄉，不能謹【龍按：謹，原本作謹】慎。被人謀點，橫事鉤牽【龍按：牽，原本作牽】。枉被刑責，牢獄枷鎖。或遭病患，厄難縈纏。困苦飢羸，無人看待。被他嫌賤，委棄街衢。因此

命終，無人救療【龍按：療，原本作療】。膨脹爛壞，日曝【龍按：曝，原本作曝】風吹。白骨飄零，寄他鄉土。便與親族，歡會長乖【龍按：乖，原本作乖，後同】。父母心隨，永懷憂念。或因啼血，眼闔目盲。或爲悲哀，氣咽成病。或緣憶子，衰變死亡。作鬼抱魂，不曾割捨。或復聞子，不崇孝義。朋逐異端，無賴驕頑。好習無益，鬥打竊盜。觸犯鄉閭，飲酒搏蒲【龍按：蒲，原本作蒲】。奸非過失，帶累兄弟。惱亂爺孃，晨去暮還。尊親憂念，不知父母動止寒溫。晦朔朝晡，永乖扶持【龍按：持，原本作侍】。父母年邁，形貌衰羸。羞耻見人，嗔呵欺抑。或復父孤母寡，獨守空堂。猶若客人，寄住他舍。床席塵土，拂拭無時。參【龍按：參，原本作叅】問起居，從斯斷絕。寒溫飢渴，曾不聞知。晝夜恒常，自嗟自歎。應齎饌物，供養尊親。每詐羞慚，異人怪笑。或持食時，供給妻兒。醜拙疲勞，無避羞耻。妻妾約束，每事依從。尊者嗔喝，全無畏懼。或復是女，通配他人。未嫁之時，咸皆孝順。婚嫁已訖，不孝遂增。父母微嗔，即生怨恨。夫婿打罵，忍受甘心。異姓他宗，情深【龍按：深，原本作深，後同】眷重。自家骨肉，却已爲疎。或隨夫婿，外郡他鄉。離別爺孃，無心戀慕。斷絕消息，音信不通。令使爺孃，懸腸掛肚。常已倒懸，每思見面。如渴思漿，無有休息。父母恩德，無量無邊【龍按：邊，原本作邊】。不孝之愆，卒陳難報。』

無常（下略）

爾時，大衆聞佛所說父母恩德，舉身投地，渾槌【龍按：槌，原本作堆】自撲。身毛孔中，悉皆流血。悶絕躄【龍按：躄，原本作辟】地，良久乃蘇。高聲唱言：『苦哉【龍按：哉，原本作哉，後同】！苦哉！痛哉！痛哉！我等今者，深是罪人。從來未覺，冥若夜遊。今悟知非，心膽俱碎。惟願世尊，哀愍救拔。云何報得父母深恩？』

二緣【龍按：緣，原本作援】喻八種

爾時，如來即以八種深重梵音，告諸大衆：『汝等當知，吾今爲汝，分別解說：

梵音（下略）

假使有人，左肩擔父，右肩擔母，研皮至骨，骨穿至髓，遶須彌山，經百千匝，猶不能報父母深恩。

須彌（下略）

假使有人，飢遭饑【龍按：饑，原本作饑】劫，爲於爺孃，盡其己【龍按：己，原本作已】身，斃割碎壞，猶如微【龍按：微，原本作微】塵，經百千劫，猶不能報父母深恩。

假使有人，手執利刀，爲於爺孃，剗其眼睛，獻於如來，經百千劫，猶不能報父母深恩。

假使有人，爲於爺孃，亦以利刀，割其心肝，血流假使有人，爲於爺孃，百千刀輪，於自身中，左右出入，經百千劫，猶不能報父母深恩。

假使有人，爲於爺孃，體掛身燈，供養如來，經百千劫，猶不能報父母深恩。

體掛（下略）

假使有人，爲於爺孃，打骨出髓，百千鋒戟，一時刺身，經百千劫，猶不能報父母深恩。

假使有人，爲於爺孃，吞熱鐵丸，經百千劫，遍身焦爛，猶不能報父母深恩。』

四果報顯應三 一啓發懺修

爾時，大衆聞佛所說父母恩德，垂淚悲泣，白佛言：『世尊！我等今者，深是罪人。云何報得父母深恩？』佛告弟子：『欲得報恩，爲於父母，書寫此經。爲於父母，讀誦此經。爲於父母，懺悔罪愆。爲於父母，供養三寶。爲於父母，受持齋戒。爲於父母，布施修福。若能如是，則名爲孝順之子。不作此行，是地獄人。』

俱舍（下略）

二阿鼻墮苦

佛告阿難：『不孝之人，身壞命終，墮阿鼻無間地獄。此大地獄，縱廣八萬由旬。四面鐵城，周迴羅網。其地赤鐵，盛火洞然。猛烈炎爐，雷奔電爍。洋銅鐵汁，流灌罪人。鐵蛇銅狗，恒吐烟炎。煖燒煮炙，脂膏焦然。苦痛哀哉，難堪難忍。鐵鏑鐵串，鐵鎚鐵戴，劍刃刀輪。如雨如雲，空中而下。或斬或刺，苦罰罪人。歷劫受殃，無時間歇。又令更入地獄中，頭戴火盆，鐵車分裂。腸肚骨肉，焦爛縱橫。一日之中，千生萬死。受如是苦，皆因前身。五逆不孝，故獲斯罪。』

阿鼻（下略）

三上界快樂

爾時，大衆聞佛所說父母恩德，垂淚悲泣，告於如來：『我等今者，云何報得父母深恩？』佛告弟子：『欲得報恩，爲於父母，重興經典，是真報得父母恩也。能造一卷，得見一佛。能造十卷，得見十佛。能造百卷，得見百佛。能造千卷，得見千佛。能造萬卷，得見萬佛。緣此等人，造經力故，是諸佛等，常來擁護。令使其人父母，得生天上，受諸快樂，永離地獄之苦【龍按：地獄之苦，原本無。又按：如此之四字，原當見於是經原刻之次葉（即「十八」葉）第一行中，但不巧「疑究」之影照獨缺此葉！至於自其次行到「十九」葉第五行，無非均係低格接刻之「科制」註文，故今悉予略去】。』

三流通分三

一八部誓願

爾時，大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天龍、夜叉、乾闥婆，及諸小王、轉輪聖王，是諸大衆，聞佛所說，各發願言：『我等盡未來際，寧碎此身，猶如微塵；經百千劫，誓不違於如來聖教。寧以百千劫，拔出其舌，長百由旬，鐵犁耕之，血流成河，誓不違於如來聖教。寧以百千刀輪，於自身中，左右出入，誓不違於如來聖教。寧以鐵網，周匝纏身，經百千劫，誓不違於如來聖教。寧以剉碓，斬碎其身，百千萬斷，皮肉筋【龍按：筋，原本作筋】骨，悉皆零落，經百千劫，終不違於如來聖教。』

阿修（下略）

二佛示經名

爾時，阿難白佛言：『世尊！此經當何名之，云何奉持？』

佛告阿難：『此經名爲大報父母恩經，已是名字，汝當奉持。』

三人天奉持

爾時，大衆、天人、阿修羅等，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作禮而退。

報父母恩真言

曩謨三滿多沒馱喃唵誒誒曩娑嚩訶。

往生真言

曩謨三滿多沒馱喃唵林帝律尼婆嚩訶。

真言（下略）

歲柔兆執徐仲夏開

印藏于花山龍珠寺

【龍按：以上據「疑究」開端附印「大報父母恩重經」之影響圖版所有者逐錄。】

另有主要據其原有之內容，參考、摘取其他某些屬於同一性質佛書所有之某些文字，小行增減，而改題其經名之後，隨予問世。譬如：

佛說父母恩重胎骨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龍按：祇，原本作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家千二百五十人俱。

爾時，阿難即【龍按：即，原本作世尊即】從座起，合掌向佛，而作是言：『世界之中，父母恩重最大？願【龍按：願，原本作阿難問佛願】佛慈悲方便，分別解說。』

孩子在母腹中，一箇月日，猶如草頭珠露。阿難問佛：『何名草頭珠露？』世尊答言：『朝晨聚得將來，却到午時消散。只保其朝，不保其暮。』

孩子在母腹中，兩箇月日，化爲一片凝酥【龍按：酥，原本作蘇，後同】。阿難問佛：『何名凝酥？』世尊答言：『猶如天中降雪，片片零落。』

孩子在母腹中，三箇月日，化爲一片凝血，長六寸三分。阿難問佛：『何名凝血？』世尊答言：『一名凝血，二名血山，三名積聚之血。』

孩子在母腹中，四箇月日，生於四肢。阿難問佛：『何名四肢？』世尊答言：『先生兩手，後生兩腳，名爲四肢。』

孩子在母腹中，五箇月日，生於五胞。阿難問佛：『何名五胞？』世尊答言：『先生腦蓋骨，又生兩肩骨，後生兩膝骨，名爲五胞。』

孩子在母腹中，六箇月日，生於六根。阿難問佛：『何名六根？』世尊答言：『眼能觀色，耳要聽聲，鼻嗅諸香，舌嗜於味，身耽細滑【龍按：滑，原本作骨】

，意著法塵，名爲六根，又如【龍按：如，原本作於】六賊。』

孩子在母腹中，七箇月日【龍按：日，原本無】，生於七般肢骨。阿難問佛：『何名七般肢骨？』世尊答言：『吾是摩耶夫人生下金剛不壞之骨，觀音菩薩生下紅蓮花骨，聲聞羅漢生下五色舍利子骨，萬聖帝王生下龍胎鳳髓之骨，朝臣宰相生【龍按：生，原本無】下鉤鏈鎖【龍按：鉤鏈鎖，原本作拘鏈鎖】子之骨，陳上將軍生下虎狼之骨。我等是男是女，每人身上，生下三百六十骨節。男骨赤【龍按：赤，原本作亦亦】，則女骨亦赤【龍按：赤，原本無】。男骨從頂門生下，女骨從脚板生上。大腸長一丈二尺，案一年十二箇月。小腸長二丈四尺，案一年二十四氣。』

孩子在母腹中，八箇月日，受八般地獄苦【龍按：苦，原本無】。阿難問佛：『何名八般地獄？』世尊答言：『娘喫飽食，名爲鑊湯地獄。娘喫冷食，名爲寒水地獄。娘喫飽食，名爲石壓地獄。娘若飢時，名爲餓鬼地獄。娘喫硬食，名爲刀山地獄。娘若行辛苦，名爲碓搗地獄。娘若坐時，名爲鐵床地獄。娘若低【龍按：低，原本作底】頭，名爲倒懸地獄。』

孩子在母腹中，九箇月日，得三迴轉身。阿難問佛：『何名三迴轉身？』世尊答言：『一迴轉身，男左女右。二迴轉身，兩手把母心肝。三迴轉身，兩脚踏娘腰跨。惱得四肢痠疼，百節拘解。』

孩子在母腹中，十箇月日，看看降生下來，朝朝來凝母腹，夜夜來凝母胎。臨產之時，又怕三般惡生。第一，怕拗枯紫生。第二，怕踏蓮化生。第三，怕推腸生。若生孝順之子，撚指中間，便離母胎。若生五逆冤家之子，在母腹中，作頑人，三朝兩日，不爲母分解。合家大小，失精神。爺去堂前，發良願，專【龍按：專，原本作尊】心告佛及神明。此時，發願已了。娘在房中，牀便輕。血似【龍按：似，原本作是】盪丹【龍按：丹，原本作甘】，魂在地，身形露，不羞人苦【龍按：苦，原本作若】把。此時，養男女，娘將性命一時判。善【龍按：善，原本作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龍按：得，原本作欲】報父母深恩。一者，懷擔守護恩。二者，臨產受苦恩。三者，生子忘憂恩。四者，咽苦吐甘恩。五者，迴乾就濕恩。六者，乳哺養育恩。七者，洗濯不淨恩。八者，遠行憶念恩。

九者，爲造惡業恩。十者，究竟憐愍恩。』

爾時，大衆聞佛所說父母恩重，高聲唱言：『苦哉！痛哉！我等深是罪人，終日貪生，無報恩【龍按：報恩，原本作恩報】德。曾來未覺，冥若夜遊。今日方知，心魂俱碎。唯願世尊，哀愍救拔。云何報得【龍按：得，原本作德】父母深恩？』

爾時，佛告大衆：『汝等當知：

假使有人，左肩擔父，右肩擔母，遠須彌山，經百千劫，從肉至骨，從骨至髓，流血至膝，猶不能報【龍按：報，原本無】父母深恩。

假使有人，遇飢饉劫，以爲爹娘，盡其身肉，嚼割碎壞，經百千劫，猶不能報父母深恩。

假使有人，爲於爺娘，吞熱鐵丸，遍身焦爛，經百千劫，猶不能報父母深恩。』

爾時，大衆聞佛所說，痛割於心，諦思無計，同發聲深心慚愧，唱言【龍按：唱言，原本無】：『我等今日，作何福業，修何功德，以答父母深恩？從今後世，孝順男女，聞此教時，依之修學。』

佛告大衆：『善男子、善女人，若發孝順心，爲於父母，出家修道，是爲報父母深恩。

若能爲於父母，建立伽藍，修諸功德，是爲報父母臨產受苦恩。

若能爲於父母，心行平等，饒益有情，是爲報父母生子忘【龍按：忘，原本作安】憂恩。

若能爲於父母，親近善友，聽大乘經【龍按：經，原本無】，是爲報父母咽苦【龍按：苦，原本作若】吐甘恩。

若能爲於父母，傳香修持，常行十善，是爲報父母乳哺養育恩。

若能爲於父母，懺悔罪愆，受持齋【龍按：齋，原本無】戒，是爲報父母洗濯不淨恩。

若能爲於父母，濟貧病人，造橋梁義井，是爲報父母爲造惡業恩。

若能爲於父母，刺血書寫此經【龍按：此經，原本無】，是爲報父母究竟憐愍恩。』

爾時，阿難及諸大衆、天龍八部、人與非人，聞佛所說，身毛皆豎，悲泣哽噎，不能自勝，同發願言：我等【龍按：等，原本無】從今日，乃至未來，寧碎此身，猶如微塵，終不違於如來聖教。復作誓願：「寧自千劫，拔出其舌，長百由旬，鐵犁耕之，血流成河，終不違於如來之語。衆中二萬八千人，得無生法忍。」』

阿難白佛言：『世尊！當何名此經，我等云何奉持？』

佛告阿難：『是經名爲父母恩重經，以是名字，汝當奉持。』

爾時，阿難及諸大衆，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佛說父母恩重胎骨經

【龍按：以上據「疑究」，頁五二～五四所有者校訂。】

至於顯係主要直接受其影響，而由我國文士墨客分別結撰行世的「寶卷」、「大鼓書」、「歌謠雜曲」等藝文，爲數更是不勝枚舉。茲因篇幅有限，故定悉予從略。但對於那兩種顯與佛教的行孝報恩經典大有瓜葛之道經，即：①「正統道藏」未收，唯獨「法藏」伯、二五八二號「卷子」所有的「慈善孝子報恩成道經」與②日本鎌田茂雄教授的道藏內佛教思想資料集成（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日，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出版、發行，自後簡稱「道成」）內載的「太上真一報父母恩重經」，我倒願意趁此機緣，分別將其加以校訂逐錄如左，俾便大家參考。

①慈善孝子報恩成道經

慈善孝子報恩成道經道要品第四

- 1 道言：『大道幽虛，寂寥無名。孝出於无，乘无受。
- 2 生。生形法孝，無名曰道。處於無上，玄應無下。
- 3 名行高遠，利益弘大。神通無礙，不終不始，故
- 4 名孝道。有形之類，非道不生，非孝不成。故大
- 5 道生元氣，元氣生太極。太極生天地，天地生
- 6 萬物。萬物之類，人居其長。萬靈之中，大道最
- 7 尊。仁孝尊道，故名孝道。道爲萬物父，亦名萬
- 8 物母。萬物得道則昌，失道則亡。精微柔弱，忍

9. 辱慈孝。進修中道，心無懈倦。以孝自牧，卜報
10. 元恩。元父元母，二親大恩。二親大恩，故名行孝。
11. 行孝道也！心出於虛，道入於無。虛無相感，不
12. 動而應。應則道成，成孝道也。故虛心以待物，
13. 物亦虛心以待之，彼此相待，然後神交。光通
14. 其神，後通其身。身神俱通，則孝道成矣。出
15. 有入無，分形百億，無所不宅。在天爲天靈，在
16. 地爲地祇。天靈地祇，二景之根精也。晨夕輪
17. 照，養育含生。在東主九夷，在南主八蠻，在西
18. 主六戎，在北主五狄，在中主三秦。雖邊邦雜
19. 類之種，水陸行藏之族，悉皆賴道，而得受生。
20. 母以慈養，子以孝生。生成之日，定有反哺。蟲
21. 鳥之心，猶知報恩。五逆之人，不如禽獸。不行
22. 孝道，背叛元恩。是名凶人，非君子也。不名道
23. 士，是真罪魁。凡百人倫，不行孝道。見善不從，
24. 聞道不信。道猶慈恩，元元不捨。方便示現，種
25. 種神變。與其幽驗，不能用之，是名靈屍。蠹敗
26. 之屍，亦有妒魅。守屍之精，住其身中。』爾時，
27. 高明真王而作頌曰：
28. 勿言孝不真，勿言道不神。行孝光天下，
29. 明燈照爾心。心迷暗不悟，躊躇失生路。
30. 吉會考勳名，無功終不度。天堂寂不歡，
31. 地獄多號呼。語汝善男子，勤建仙真步。
32. 莫學蠹屍羣，滅身螻蟻聚。一墮浮游鬼，
33. 萬劫忘生路。湯炭罪未窮，茫茫守丘墓。
34. 爾時，真王作此頌已，俛而彈指。聲聞十八湯
35. 炭地獄，宮罪門，又作苦頌曰：

36. 天堂永不閉，地獄未嘗開。受苦無休息，
 37. 罪鬼合羣來。渴則飲鑊湯，飢則食熱灰。
 38. 由何失孝道，財色受殃媒。強壯不行道，
 39. 臨終始欲迴。聞孝翻誹笑，湯火長悲哀。
 40. 是時，六門作此頌已，於是真王放心孝光，洞
 41. 朗天下。光變成燈，照曜十八大地積夜之獄。
 42. 真王慈氣，化成仙雲。七色五色，遍覆十方無
 43. 極世界。是諸罪鬼，一時放赦。洗沐玄津，昇於
 44. 鳳階。禮悔道過，歡喜慶泰。而作歌曰：
 45. 六宮除罪目，九幽無對魂。天燈朗暗識，
 46. 稽首禮玄門。三官不受事，長歸帝一尊。
 47. 爾時，罪鬼作此歌已。未得受生，復歸丘墓。夕
 48. 夕通夢，語其子孫曰：『欲得存亡如願，急傳九
 49. 幽神香，建立精舍。盛施牀座，精心行道。慈救
 50. 萬物，香燈願念：報二親恩，報大道恩。轉誦經
 51. 教，助國扶命。救濟孤危，療治疾疫。守一立功，
 52. 勸人作善。』是時，凡人感通此夢，睡中驚寤。各
 53. 見庭中，天燈照明。光芒射心，皆悉冥悟。行孝
 54. 奉道，一十八年，得六通果。是其先亡，南宮受
 55. 化，皆生福地。見道聞法，並登仙位。
 56. 道言：『道德弘大，孝攝幽明。罪鬼蒙赦而行道，
 57. 子孫冥悟而行孝。奉吾道者，先當行孝，而後
 58. 行道，故名孝道。往昔有人，先行道而後行孝。
 59. 道無生滅，人有始終。行道道行未成，欲孝孝
 60. 親不守。是故則有伏哀，傷和損氣，不明變易。
 61. 年過四十，衰相表現。守一遂廢，心喪不終。及
 62. 年六十，伏死塚間。積經三年，形神不散。靈禽

63.翼覆，猛獸衛護。以七月七日立秋之節，太一
64.天尊俯而愍之。後至秋分，遣一仙使。費持瓊
65.丹，下而救之。入口便活，猶如睡覺。西宮八王
66.給其鬘輪。上昇天府，號曰孝仙子。今壽九萬
67.大劫，形如金玉，氣色似雲，出死入生，長存無
68.窮。孝仙初始，備嬰茶炭。風霜不改，飢惱無變。
69.道貴丹誠，高尚其志。懷貞抱節，然後獲果。
70.坐命雲車，飛浮上界。于今行孝，憶想二親。
71.元元大恩，使我成道，不可思議。
72.往昔劫時，中州一人，先行至孝，二親俱壽一
73.百三十七歲。子年已登一百五歲，善明方藥。
74.常餌丹，先父母并子，筋力不衰。於是孝子，被
75.服綵衣。又善音樂，一日二時，歌舞作樂。是時，
76.父母一旦終亡，如人睡臥。身不痛惱，心志不
77.亂。孝子結塋，舉殯二親。鳥獸雲集，助其銜土。
78.積經三年，墳高百尺。於是孝子結廬，九載行
79.孝修道。天下神燭，以明其心。香官獻嬰，以爲
80.道信。天地父母，感其精志，賜其文梨，昇入西
81.宮，錫號金光孝子、明玉真童，老而成道。于今
82.文嬰，雖得道真，不忘孝道。況於凡夫，忘恩背
83.義。仁德不行，與屍何別？反逆天地，耽嗜酒。
84.貪財無義，利己害物。生啖魚肉，膏血污口。通
85.體臃腫，信用邪魅。或爲利出家，詐云奉道。毀
86.損功德，竊取法財。貿易酒色，不知厭足。臨死
87.求哀，罪目已定。生神不居，志意悶亂。氣冷色
88.變，徒有悔心，道不原赦。魂魄離散，處處受苦。
89.肉食螻蟻，骨血和土。五內糜爛，無復人形。語

90. 汝來生，欲奉孝道。勤誦經戒，諦觀身心，斷諸
 91. 貪著。既斷貪著，即無煩惱。煩惱因緣，因貪欲
 92. 生。若斷貪欲，生死攀緣，永絕無餘。身心快樂，
 93. 道心弘廣。七祖分福，何但一身，而成道邪？孝
 94. 道神力，譬如天地。天地所生，無種不有。唯有
 95. 二親，不可假作。應當行孝，以報大恩。應當修
 96. 道，齋戒拔度。燒香然燈，以濟苦。七祖在難，
 97. 希望子姪。請道神力，冀得解脫。如人囚禁，枷
 98. 鎖繫縛。望逢恩赦，蕩除罪咎。快樂自在，心無
 99. 憂慮。冥陽罪目，大同小異。有罪逢赦，不如無
 100. 罪。有罪雖免，其目猶在。既失一行，終身無信。
 101. 故生不可失，道不可忘。忘道失生，是名罪鬼，
 102. 不名人也。忘道失生，隨境而舍。展轉無窮，如
 103. 汎大海，不識邊際，思歸舊島，風浪所漂，永失
 104. 來路。失生道者，亦復如是。及其強健，難事已
 105. 辦，何不行孝，修無上道，永斷生死、煩惱因緣？』
 106. 道言：『聞吾道者，爲賢人。行吾道者，爲真人。』爾
 107. 時，仙王而作頌曰：
 108. 欲知孝道隆，滿堂皆玉童。窈窕西宮室，
 109. 承運補仙公。此時吾道行，天燈處處明。
 110. 神香迴朗識，山野慶雲生。敵國罷鬥戰，
 111. 四海不交兵。能修孝道戒，斯須見泰平。
 112. 道言：『道不修人，人須修道。道本自然，故不修
 113. 人，人非自然，故應精進修自然道。三萬六千
 114. 道要，要以孝道爲宗。未有不慈不孝，叛逆父
 115. 母，殺害君主，而得成道。不忠不孝，名十惡人。
 116. 生犯王法，死入地獄。生死受考，無有出期，得

117. 餓鬼道。』
118. 道言：『至孝修道，修孝道也。道在至孝，不孝非
119. 道也。何以故？孝能慈悲，孝能忍辱。孝能精進
120. 孝能勤苦。孝能堅正，孝能降伏一切魔事，財
121. 色酒肉，名聞榮位，傾奪諍競，交兵殺害。至孝
122. 之士，泯然無心。守一不動，一切魔事，自然消伏。
123. 孝堅金關閉閉，死道是諸魔。津梁斷絕，
124. 內外寂靜。專行孝道，內無交兵，外無伏賊。孝
125. 道無形，不可取相。孝道弘大，不可捨相。取捨
126. 無相，真應動用，如無盡藏。無盡藏故，無取無
127. 捨。有取有捨，則有窮有怠。窮則非道，怠則非
128. 孝。不窮不怠，是名孝道。如噓吸氣，不可停。
129. 停氣則死滅，停孝則道敗。喘息繼念，行住憶
130. 想。故念念在心，不可放捨。放捨則道敗，故不
131. 可捨也。』
132. 道言：『來生男女，欲求孝道。莫爲利求，莫爲色
133. 求。利生癡貪，癡貪非道。色生嫉妒，一切苦緣，
134. 因色滋長。嫉妒非德，苦緣非道。色心求道，道
135. 不可得。道非祭祀，不可以酒肉求。道本清潔，
136. 不可以穢慢求。孝道無心，不可以智慧求。大
137. 道無形，不可以色相求。夫求道者，應以無得
138. 心求。亦不前心求，亦不後心求。應以不起不
139. 滅心求，應以祇密心求。應以廣大心求，應以
140. 質直心求。應以忍辱精進心求，應以寂靜柔
141. 弱心求，應以慈悲至孝心求。略舉道要，以類
142. 推之，久自明矣。』
143. 爾時，真王爲諸來生，略說道要，流通供養，有得

144. 之者，晨夕誦念，精修其事，必得成道，不可思議。

報恩成道經卷第四

【龍按：以上據「法藏」伯、二五八二號「卷子」所有者校訂。又按：端爲山滅排印之困難，對於原有之俗字，今悉改以其正楷字體相代換。三按：經文每行上附之 1 ~ 144 號碼，原本無。】

②太上真一報父母重重經

太上真一報父母恩重經一卷（全）

元始天尊，在西那玉國、七寶城中、琉璃宮內，與諸天仙，如常說法。無鞅數衆，周匝圍繞。

爾時，衆中，有一仙人，名曰上智。作禮前進，而白天尊：『臣從昔劫以來，屢聞正道。惟報父母恩重，未覩因緣。願聽妙音，爲衆演說。欲使來世，有所稟修。』

天尊答曰：『汝當靜念在心，我爲汝說。天下人民，皆因父母，寄胎誕育，而得生身。受氣在胎，其苦無量。懷胎十月，迅速不停。受孕滿時，肢脈俱解。其中非一，因以喪身。幼小嬰孩，提携養育。洗滌穢濁，不憚艱辛。寧損己身，欲兒寧處。父母恩重，難報難量。若或有人，能爲父母。多修齋供，廣造真經。讀誦受持，教人遵奉。當知是人，及於父母。承此果報，即得長生。給養自然，心靈快樂。或薦亡沒，七七修齋。轉誦靈文，以資魂識。不歷塗毒，便得生天。身詣玉京，神遊金闕。或因父母，疾病纏綿。建立道場，修崇道法。其病即愈，平復如常。或因父母，險厄囚繫。惡鬼害身，蟲獸爲妖，夢寐驚恐。但能恭潔，念道修齋。退殄災殃，消除魘魅。當以降生之日，默念至親生我之恩。精勤齋戒，廣修衆善，以報劬勞。如是等人，修持如上。免墮幽塗，生於正覺。汝當遵奉，宣布教化。持此經典，罔令誘譏。生不信想，獲罪無量。』

爾時，上智及諸天衆，既聞是語，歡喜踴躍，言：『我等衆，若遇是人，皆當擁護，得受快樂。』瞻仰無已，而說頌曰：

大慈無上尊，衆生真父母。

能說報恩經，聞者皆開悟。

有人精受持，不久登仙路。

略讀一毫端，稽首天尊去。

(線〔裝本冊〕三二・〔葉〕一才~二才、洋〔裝本冊〕二・〔頁〕一
四一二 a~f)

【龍按：以上據「道成」頁一五四所有者校訂。】

二、關於中華佛教中之觀世音菩薩

說起來，我對於古今敘述中華佛教中之觀世音菩薩的流變小史、靈應及其各種藝術品底「消息」，向亦小有興趣去加以蒐集，而信筆作些筭記。遇到適當的機緣，我且撥冗將其分別董理排比，隨予刊佈，以便四方從事教研有關學術之同道朋好，作為參考的小資料【參看拙製敦煌學要篇（民國七十一年七月，台北市新文豐出版公司出版），頁二七一~三一八：「巴黎吉美博物館所藏敦煌幡幢及其圖畫之要項表」與拙作「關於造作觀世音菩薩形像的流變之參考資料」（上、下）〔原經載於海潮音，第六十八卷三月號（民國七十六年三月出版），頁四~一七及同卷四月號（同年四月出版），頁六~一三〕】。近者籍讀羅華慶氏的『敦煌藝術中的「觀音普門品變」和「觀音經變」』（原經載於敦煌研究，「一九八七年」第三期（「一九八七年」八月十五日出生），頁四九~五八），以及該期頁一一三、六〇~六一與五九~六〇所分別刊出原屬該文之『附錄一：敦煌藝術中「觀音普門品變」和「觀音經變」內容調查表』、『附錄二：莫高窟第四五窟「觀音經變」榜題』、『附錄三：西千佛洞第一三窟「觀音普門品變」榜題』，藉悉羅氏對於『莫高窟現有「觀音普門品變」和「觀音經變」共二十九鋪，絹畫七幅，紙畫五卷』之製作時間、技術及影響等等，均已作了一番夠稱簡要的介紹與相當可觀之探討。茲為便於八表同好參考起見，我且抽空謹將該文原有之那三份「附錄」，逐次加以校訂逐錄如下：

(二)莫高窟第 45 窟《觀音經變》榜題

- 1 大海中海船遭到風浪襲擊，飄向羅刹國海岸上有數個羅刹鬼。上方榜題云：
 若有百千萬億衆生爲求金銀琉璃車【龍按：車，原本作輶】
 渠馬瑙珊瑚眞珠等寶入於大海
 假使黑風吹其船【龍按：船，原本作舩】舩漂墮【龍按：墮，原本作值】羅刹鬼
 國其
 中若有乃至一【龍按：一，原本作有一】人稱觀世音菩薩名
 者是諸人等皆得解脫羅刹之難【龍按：羅刹之難，原本無】
- 2 一囚犯被縛跪地，三人執刑，刀斷成數段。上方榜題云：
 若復有人臨當被害稱觀世（音）
 菩薩名者【龍按：名者，原本無】彼所
 執刀杖尋段段壞而得解脫
- 3 一男合什，身旁三羅刹鬼，赤裸身體，撲向此人。右上方榜題云：
 若三千大千國土滿中夜叉羅刹欲來【龍按：來原本作□】
 惱【龍按：惱，原本作拙】人聞其稱觀世音菩薩名者
 是諸惡鬼尚不能【龍按：尚不能，原本作□不】以惡眼視之況【龍按：況，原本
 作鬼】復加害【龍按：加害，原本作生】
- 4 二男子立於監獄之外合什，身旁地上有破碎的枷鎖杻械；監獄中一囚探頭外望。
 上方榜題云：
 設復有人若有罪若【龍按：若，原本無】無罪杻械枷鎖【龍按：枷鎖，原本作鎖
 】
 檢【龍按：檢，原本作禁】繫其身稱觀世音菩薩名者【龍按：名者，原本無】皆
 悉斷壞即【龍按：悉斷壞即，原本無】得解脫
- 5 三個持利刃盜賊，在叢林中攔劫五胡商貨物。正中榜題云：
 若三千大千國土滿中怨【龍按：怨，原本作惡】賊有一商主將
 諸商人贖持【龍按：持，原本作符】重寶經過險路其中一人
 作是唱言諸善男子勿得恐怖汝等

應當一心稱觀世音菩薩名號是菩薩

能以無畏施於衆生汝等若稱名者

於此怨【龍按：怨，原本作惡】賊當得解脫衆商人聞俱發

聲言南無觀世音菩薩稱其名故【龍按：其名故，原本無】即得解脫

6. 一男子躬腰持笏向一少女作求愛狀。右側榜題云：

若有衆生多於【龍按：自有至於，原本作多】淫欲常念恭敬觀世音菩

薩便得離欲【龍按：欲原本作淫欲】

7. 二男子合什，一男子握拳作打頭狀。右側榜題云：

若多嗔恚常念恭敬觀世音

菩薩便得離【龍按：離，原本作病】嗔

8. 一男子敞胸露懷，手提褲腰；一男子跪地合什。中間榜題云：

若多愚癡常念恭敬觀世音菩

薩便得離癡【龍按：得離癡，原本作□難處】

9. 一男子與一童男。左側榜題云：

若有女人設欲求男禮拜供養觀世音菩薩【龍按：觀世音菩薩，原本無】便生

福德智慧之男設若【龍按：設若，原本作若有】求女便生端正

有相之女

10. 一婦女與一童女。左側榜題云：

設若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宿

殖德本【龍按：本，原本作養】衆人愛敬

11. 一菩薩坐於蓮座上，一男子跪地合什而拜，蓮座前有供物。左上側榜題云：

若有人受持【龍按：受持，原本作持受】六十二億恒

河沙菩薩【龍按：河沙菩薩，原本作沙】名號復盡形供養【龍按：供養，原本作

養供】飲

食臥具醫藥於汝意云何是

善男子善女人功德多不

無盡意言甚多世尊佛言

若復有人受持觀世音菩薩

名號乃至【龍按：至，原本作□】一時禮拜供養【龍按：供養，原本無】是二人
福【龍按：福，原本無】

正等無異【龍按：異，原本無】

12.佛坐於蓮座上說法，一男子跪地合什聽法。左上側榜題云：

應以佛身得度者觀世音菩薩

即現佛身而爲說法

13.辟支佛坐於蓮座上說法，一男子立地合什聽法。右上側榜題云：

應以辟支佛身得度者

即現辟支佛而爲說法

14.比丘裝束之聲聞說法，一男子躬腰合什聽法。右上側榜題云：

應以聲聞身得度者

即現聲聞身而爲說法

15.梵王穿大袍戴王冠說法，一男子單膝跪地合什聽法。右上側榜題云：

應以梵王身得度者即現

梵王身而爲說法

16.帝釋天足踏祥雲，穿大袖衣襦說法，一男子跪地合什聽法。左上側榜題云：

應以帝釋身得度者即現

帝釋身而爲說法

17.自在天作婦女形像說法，一男子跪地合什聽法。左上側榜題云：

應以自在天身得度者

即現自在天身而爲說法

18.大自在天作婦女形像說法，一男子立地合什聽法。左上則榜題云：

應以大自在天身得度者即

現大自在天身而爲說法

19.天大將軍穿大袍佩劍說法，一男子立地躬腰合什聽法。左上側榜題云：

應以天大將軍身得度者

即現天大將軍身而爲說法

20.毗沙門天王身着甲冑，右手托塔，立地說法，一男子單膝跪地合什聽法。右上側榜題云：

應以毗沙門身【龍按：身，原本作神】得度者即現毗沙門身【龍按：身，原本作神】而爲說法

21.小王立地說法，一男子合什聽法。左側榜題云：

應以小王身得度者即

現小王身而爲說法

22.長者立地說法，一男子躬腰合什聽法。左側榜題云：

應以長者【龍按：長者，原本作小王，下同。而原在如此榜題之末，實已有一小

註說明：（按：此誤書長者爲小王）】身得度者即現

長者身而爲說法

23.居士立地說法，一男子單膝跪地合什聽法。左側榜題云：

應以居士身得度者即

現居士身而爲說法

24.宰官立地說法，一男子單膝跪地合什聽法。左側榜題云：

應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現

宰官身而爲說法

25.婆羅門赤裸身體說法，一男子單膝跪地合什聽法。右上側榜題云：

應以婆羅門身得度者

即現婆羅門身而爲說法

26.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跪地說法。右上側榜題云：

應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身

得度者即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

身而爲說法

27.左方長者、居士、婦女相對而立合什說法，右方宰官、婆羅門說法。右下側榜題云：

應以長者居士宰官婆羅門婦

女身得度者即現婦女身而爲

說法

28. 童男童女身着袈裟坐地說法，身後一對夫婦跪地合什聽法。右側榜題云：

應以童男童女身得度者

即現【龍按：現，原本作見】童男童女身而爲說法

29. 一人於一團大火中呼救，火旁二人，一人推另一人入火坑。左上側榜題云：

假使與害意 推落大火坑

念彼觀音力 火坑變成池

30. 上部雲層中雷公轉動雷鼓，雲下一人坐地驚慌失措。左側榜題云：

雲雷動掣電 降雹澍大雨

念彼觀音力 應時得消散

31. 一人立於崖邊合什，身後一人推人下崖。左側榜題云：

或在須彌峰 爲人所推墮【龍按：自爲至墮，原本作□□□□□】

念彼觀音力 如日虛空住【龍按：日虛空住，原本作□□□□】

32. 一人墜於崖下，崖上一人作追逐狀。右側榜題云：

或被惡人逐 墮落金剛山

念彼觀音力 不能損一毛【龍按：自不至毛，原本作□□□□□】

(三) 西千佛洞第 15 窟《觀音普門品變》榜題

1. 爾時無盡意菩薩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而作

是言世尊觀世音菩薩以何因緣名觀世音佛告無盡

菩薩善男子若有無量百千萬億【龍按：億，原本無】衆生受諸苦惱聞是

觀世音菩薩一心稱名觀世音菩薩即時觀【龍按：觀，原本作現】其音聲皆得

解脫

2. 若有衆生多於淫欲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便得離欲【龍按：欲，原本無】

3. 設復有人若有罪若【龍按：若，原本無】無罪枷械枷鎖檢【龍按：檢，原本作

禁】繫其身稱觀世音菩

薩名者皆悉斷壞即【龍按：即，原本作而】得解脫

4. 若【龍按：若，原本作設】復有人臨當被害稱觀世音菩薩名者彼【龍按：彼，原本無】所執刀杖尋

段段壞而得解脫

5. 若三【龍按：三，原本作有三】千大千國土【龍按：國土，原本作世界】……珠等【龍按：等，原本作尋】寶入海假使黑風吹其船舫漂墮【龍按：墮，原本作至】羅刹鬼國其中若有

乃至一人稱觀世音菩薩名者是諸人等皆得解脫

6. 若多嗔恚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便得【龍按：得原本作德，下同】離嗔若多愚癡常念

恭敬觀世音菩薩便得離癡

7. 若有女人設欲求男禮拜供養觀世音菩薩便生福德智慧之男

8. 設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

9. 應以佛身得【龍按：得，原本作德】度者即現佛身而【龍按：而，原本作如】為說法

10. 應以佛身得度者

即現佛身而為說法

11. ……………而為說法

12. 以宰官身而【龍按：而，原本無】為說法

13. 應以毗沙門身得度者即

現毗沙門身而為說法

14. 應以天大將軍身得度者

即現天大將軍身而為說法

15. 現毗沙門身而【龍按：身而，原本作神身】為說法時

16. 以帝釋身而【龍按：而原本無】為說法時

17. 現長者身而為【龍按：而為，原本無】說法

- 18.現居士身而爲說法
- 19.現婆羅門身而【龍按：而，原本無】說法
- 20.南無十方諸佛
- 21.現童女身而爲【龍按：而爲，原本無】說法
- 22.現天龍夜叉等身
而爲說法
- 23.刀尋段段壞
- 24.利牙爪可怖
- 25.毒【龍按：此字之前，原本尚有念觀音力一句，今則將其移置等時二字之間】
龍諸
鬼等念彼觀音力時悉不敢害
- 26.降雹澍大雨
- 27.衆怨【龍按：怨原本作惡】悉退散威即起慈心【龍按：自威至心，原本作威□
起□□，而此句至少應予置於第23條榜題：刀尋段段壞之前】

三、籀讀敦煌古抄道節札記

(一)關於「太上洞玄靈寶真文度人本行妙經」

就在「法藏」伯、三〇二二號敦煌古抄「卷子」的「背」面，實際尚有「太上洞玄靈寶真文度人本行妙經第八」之殘存。這種道經，「正統道藏」並未收入，故其早即已爲久遭湮沒失傳的道經之一，但惜此抄不幸仍只是該經之殘存，否則其可由我們用作探討有關學術流變的價值，我怕能得增高不少。茲者端爲供給大家個別將其用作教研有關學術問題之些許「新」的參考資料起見，我且走筆先來將其所有的文字，悉予校訂逐錄如左：

太上洞玄靈寶真文度人本行妙經第八

1. 如是靈寶真文始明太上道君，於西那鬱
2. 察山浮羅之岳，坐七寶寤木之下，長齋空山，
3. 靜思神真，合慶冥樞，蕭朗自然，雍觀萬化，俯

4. 和衆生。是時，十方大聖、至真尊神，詣座燒
5. 香，稽首前上，白道言：『不審靈寶出法，從何劫
6. 而來，至于今日，凡度幾人爲盡？如是復有轉
7. 輪天尊，是何劫生，值遇真文，得今太上之任
8. 故是得度，何獨如之？巍巍德業，高不可勝！願
9. 垂賜告本行因緣，解說要言，開悟後生。』道君
10. 方自彈景龍雲璈，霄音逸響，流激千尋。諸天
11. 鬱勃，紫蓋迴玄。慶霄四會，八道煥明。二景齊
12. 照，九炁朗清。流灑香華，洞灌無窮。神龍妓樂，
13. 五千萬衆。華光奕奕，洞徹十天。河海靜波，山
14. 岳藏烟。萬籟潛默，天元敷陳，蔚滯披散，萬摠
15. 歡焉。
16. 於是道言：『天元輪轉，劫劫改運。一成一敗，一
17. 死一生。滅而不絕，幽而復明。靈寶出法，隨世
18. 度人。自元始開光以來，至于赤明元年，經九
19. 千九百九億萬劫，度人有塵沙之衆，不可勝
20. 量。赤光之前，於莽眇【龍按：莽眇，原本作眇莽】之中，劫劫出化，非可思
21. 議。赤明以後，至上皇元年，宗範大法，得度者
22. 衆。終天說之，亦當不盡。今爲可粗明真正之
23. 綱維，標得道者之遐迹耳。今聊以開示於後
24. 來，領會於靈文之妙也。我濯紫晨之流芳，蓋
25. 皇上之胄。我隨劫死生，世世不絕。恒與靈寶，
26. 相值同出，經七百億劫中，會青帝劫終，九炁改
27. 運。於是託胎於洪氏之胞，凝神瓊胎之府。積
28. 三千七百年，至赤明開運，歲在甲子，誕於扶
29. 刀蓋天，西那玉【龍按：玉，原本作王】國浮羅之岳，復與靈寶，同出
30. 度人。元【龍按：元，原本作无】始天尊，以我因緣之勳，錫我太上之

- 31.號，封鬱悅那林昌玉臺天帝王，位登高賢，治
 32.玄都玉京，實由我身尊承大法靈寶真文，世
 33.世不絕，廣度天人。慈心於萬物，普濟於衆生。
 34.功德之大，勳名繕於億劫之中。致今之報，爲
 35.諸天所宗也。』
- 36.道言：『東方安寶華林青靈始老帝君，往在白
 37.炁御運於金劫之中，暫生鬱悅金映雲夫那
 38.林之天，西婁無量玉國浩明玄岳，厥名元慶。
 39.於此天中，大建功德。割身布施，供養道士。初
 40.無懈心，勳名仰徹。朱陵火宮，書其姓名，記於
 41.赤簡。仙道垂成，而值國多綵女，容貌絕異【龍按：異，原本作易】。元
 42.慶遂寄世散想留心，放於愛慾之門。靈魔舉
 43.其濁目，朱宮輟其仙名。雖不移遷地宮，於此
 44.即滅。一退遂經三劫，中值火劫，改運元慶。又
 45.受炁寄胎於洪氏之胞，上天上。其先身好色，
 46.故轉爲女子，以遂其先好色之願。以朱靈元
 47.年，歲在丙午，誕於丹童龍羅衛天，洞明玉國
 48.朱霍之阿。改姓洪，諱那臺。厥年十四，容色絕
 49.侔【龍按：侔，原本作眸】，天人所愛。是時，一國莫不傾心。那臺秉心
 50.執操，守貞自固。終不邪視，敬好道法。心願神
 51.仙，恒市香膏，然燈照冥。珍藏布散，供養道士。
 52.願國安寧，土豐民盛，普天長存。大作功德，詣
 53.天所稱，名標上清。南極上靈紫虛元君，託作
 54.庸人，下世教化，見那臺貞潔，好尚至法，廻駕
 55.於丹霍之阿，授那臺靈寶赤書南方真文
 56.一篇。於是那臺，志厲殊勤，自謂一生作此女子，
 57.處於幽房，無由得道，因長齋持戒，思念願

- 58.轉身爲男。晨夕慊慊，恒無怠倦。丹心遐徹，遂
- 59.致感通上真下降。元始天尊時於琅□□□
- 60.扶之丘，坐長林枯桑之下，衆真侍座下，校會
- 61.元寶錄靈寶真文。諸天受灌香華妓樂，流
- 62.精月水，無鞅數種。光明洞達，映朗十方。是日，那
- 63.臺正於室內，行香禮願，見有五色紫光，曲照
- 64.齋堂。於是心悟，疑是不常。仍出登牆四望，忽
- 65.見東方桑林之下，華光奕奕，非可勝名，去那
- 66.臺所住數百里。中隔閭□□滄海之口。心懷
- 67.踊躍，無由得往。遙願天（下缺）
- 68.遙禮稱名。那臺先緣（下缺）
- 69.樂，志期神仙。道高（下缺）
- 70.冀得滅度，轉形爲（下缺）
- 71.得，遂通彌齡之運，有（下缺）
72. 嘑噉（下缺）

【龍按：以上據「法藏」伯、三〇二二號「卷子」背面所有者校訂。又按：端爲小減排印之困難，對於原有之俗字，今悉改以其正楷字體相代換。三按：經文每行上附之 1 ~ 72 號碼，原本無。】

其次，就我所審，我得說：此經自從北周甄鸞起，隨後繼爲李唐釋法琳與荊州青溪道士孟安排分別將其引用，雖說他們對於此經所作的標題，並無定準，但我們如去將其所用的有關文字稍予一番核對，我怕甄鸞與法琳所引者，殆爲此經之「祖本」，而此抄所據者，什九應係此經之第二次「增補改訂本」。這只因爲甄鸞的笑道論（「大正藏」，第五十二卷所收之廣弘明集，卷九，頁一四三～一五二內載者），頁一四五說：

度人本【龍按：本，原註曰：一作才】行經云：

太上道君言：我無量劫，度人無數。元始天尊，以我因緣之勳【龍按：勳，原註曰：一作動】，賜我太上之號。

其頁一四七說：

度人本行經云：道言：我隨劫生死。

其頁一五〇說：

度人本行經云：道言：自元始開光以來，赤明元年，經九千餘億劫，度一恒沙衆生。爾後，至上皇元年，度人無量。我隨劫生死，世世不絕。恒與靈寶同出，經久劫終。九氣改【龍按：改，原本作政，但有註曰：一作改】運，托胎洪氏。積三千餘年，至赤明開運【龍按：運，原本作通】，歲在甲子，誕於扶刀【龍按：刀，原本作力】蓋天，復與靈寶，同出度人。元【龍按：無，原本作無，但有註曰：一作元】始天尊，以我因緣，賜我太上之號，在玄都玉京。

又云：我與靈寶，同時出沒。

又云：我隨劫生死。

至法琳在其辯正論（「大正藏」，第五十二卷所收者），卷八，頁五四三則說：

靈寶真文度人本行經云：十方大聖，自作是言：以何因緣，得是太上之任？道言：自稱元始開光以【龍按：以，原註曰：一作已，後同】來，至赤明元年，經九千九百九億劫，度恒沙之衆。赤明以後，至上皇元年，度人無量。我隨劫生死，世世不絕。恒與靈寶同出，經七百億劫，會青帝劫終。九氣改運，於是託胎洪氏。積三千七百年，至赤明開運【龍按：運，原本作通】，歲【龍按：歲，原本作藏】在甲子，誕於扶刀【龍按：扶刀，原本作狀力】蓋天，復與靈寶同出，度人無量。元始天尊，以我因緣，賜我太【龍按：太，原本作大，但有註曰：一作太】上之號，在玄都玉京，以我信靈寶之故。

上列之兩種引文，彼此固見小有詳略之異，但我們如去將其持與前列是經之古抄相比讀【參看「校錄」之行7、18.~35.】，則很顯然的，古抄所有的詞語既經修飾，其字數亦有增益，其描繪更形神奇。同時，我們如繼行去將古抄持與孟安排在其道教義樞之中所引的有關文字相比讀，則兩者幾乎是完全雷同。請看：道教義樞（日本中嶋隆藏於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日編了的道教義樞索引末附是書之縮印），「序」一2說：

度人本行經云：自元始開光已來，至于赤明元年，經九千九百億萬劫，度人。

其一一4說：

本行經云：致今之報，爲諸天所宗。

其2～14說：

本行經云：赤明開運，歲在甲子，誕於浮刀蓋天，西那玉國，與靈寶，同出度人。元始天尊，以我因緣之勳，錫我太上之號，封鬱悅那林昌玉臺天帝王，位登高聖，治玄都玉京。

換言之，孟氏所引，雖其經名一作「度人本行經」二作「本行經」，然其經文之「原本」，必與古抄所據之「經文」，同爲一種「增補改訂本」。同時，假若孟氏所引用的「經本」，其中從頭到尾並無諸如「校錄」第2與29行所有的「浮羅之岳」，那麼，此抄所據之「經本」，無疑的，應爲第二次「增補改訂本」。同時，由此去推斷是經的兩次「增補改訂」之年代，其第一次當在法琳引用此經之後，其第二次則最早也應在孟氏引用是經以後。

最後，我想無妨就此附及：關於道教義樞的撰「集」者—孟安排究係屬於那個時代的人物之問題，即使我們只就今猶流傳的道教義樞之實際內容，去稍予一番考究，大家應可認定他應是李唐文豪陳子昂，於其「荊州大崇福觀記」【參看荊州府志（民國五十九年十月，台北市成文出版社縮影、出版），卷二十八，葉二一】中，所特予讚揚的荊州青溪道士孟安排。這主要因爲道教義樞，並還引用了其他一些「入唐」之後，始爲道士所模擬偽造的道經，譬如：海空經！已往陳國符氏固曾在其（增訂版）道藏源流考（「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北京中華書局」出版），頁二之中，作了一點兒誤斷的誤說，即：

道教義樞撰人孟安排，見唐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序。云梁道士孟安排，號大孟，作經義二卷。又謂梁道士孟智周，則號小孟。三洞道士朱法滿編要修科儀戒律鈔卷十五則云：「大孟先生，諱景翼，字輔明。」

按一九一一年刊湖北通志卷九十六唐聖歷二年陳子昂荊州大崇福觀記碑，載武后時有道士孟安排。此非道教義樞撰人。

但此誤斷的誤說，雖已經過將近三十二年的時光，而該著原來之出版者，且於其依據該著增訂版的初版所出版之「第二次印刷」本中，不僅對於這種誤說照樣刷印，並還特將是本之印行數量，由初版的二二五〇冊，增至八〇〇〇冊。就像這樣的情景，我

怕倒也很可用以證明：人間名著之小疵，向即無傷於大成！

(二)關於李唐道士李仲卿

雖然我們都知道李唐道士李仲卿，曾將本際經（其異名為「太玄真一本際經」、「太玄真一本際妙經」、「太上道本通微妙經」、「太上本際道本通微妙經」、「太上開演秘密藏經」、「太上洞玄靈寶開演秘密藏經」、「太上決疑經」、「元始洞真決疑經」、「天師請問經」、「太上洞極無等道集經」、「太上洞極最勝無等道集經」）「續成」十卷問世以後，該經一則隨即深受佛、道「學人」之重視而輒行徵引，譬如：辯正論已將其徵引不下二十有四次，道教義樞且將其徵引超過六十次之多；再則嘗為奉道人士大量加以傳抄流通，譬如：現在那一些原由敦煌莫高窟「出土」的道教藝文之中，該經各卷的殘、全古抄，合計至少也是六十有四份【參看拙著敦煌文物隨筆（民國六十八年四月，台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頁二〇七～二二九：關於道家「本際經」及其「要略妙義」與「疏」的敦煌古鈔】，但大家對於李仲卿的生平，至今所了知的事項，我怕仍極有限。茲為便於四海同道參考起見，我且謹將李唐釋道宣在其集古今佛道論衡（「大正藏」，第五十二卷所收者），卷丙內載實與李仲卿頗有關係的兩則記述，以及法琳在其辯正論（「大正藏」，第五十二卷所收者），卷六，頁五二四～五三六：十喻篇與九箴篇內引李仲卿的「十異九迷論」之文字，分別輯錄校訂如後。

(1)

(一)、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丙，頁三八一：「高祖幸國學堂【龍按：堂，原本作當】集

三教問僧道是佛師事」說：

武德八年，歲居協洽，駕幸國學，禮陳釋奠。堂列三座，擬叙三宗。時、勝光寺慧乘法師，隋煬所珍。道俗敦敬，衆所樂推，以為導首。於時、五都才學、三教通人、榮貴宰伯、臺省咸集，天子下詔，曰：『老教、孔教，此土元基。釋教後興，宜崇客禮。今可老先次孔，末後釋宗。』當時、相顧莫敢酬抗，乘雖登座，情意不安。太宗時為秦王，躬臨位席。直視乘面，目未曾迴。頻降中使云：『一無所慮，師但廣述佛宗。』先敷帝德既，最末陳唱，冠徹前通。乃命宗曰：『上天下地，其貴在人。榮位緣業，必宗佛聖。今將叙大致，須具禮儀。並合掌虔跪，表師資有據。』聲告纔止，皇

儒以下，爰逮群僚，各下席踟跪，竚聆清辯。乘前，開帝德云：『陛下巍巍堂堂，衆聖中王，如星中之月！』言多不載。次述釋宗，後以二難，雙徵兩教。

先問道云：『先生廣位道宗，高邁宇宙。向釋道德云：「上卷明道，下卷明德。」未知此道，更有大此道者，爲更無大於道者？』

答曰：『天上天下，唯道至極、最大，更無大於道者。』

難曰：『道是至極、最大，更無大於道者。亦可道，是至極之法，更無法於道者。』

答曰：『道是至極之法，更無法於道者。』

難曰：『老經自云：「入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何意自違本宗？乃云：「更無法於道者」？若道是至極之法，遂更有法於道者。何意道法最大，不得更有大於道者？』

答曰：『道只是自然，自然即是道，所以更無別法能法於道者。』

難曰：『道法自然，自然即是道，亦得自然還法道不？』

答曰：『道法自然，自然不法道。』

難曰：『道法自然，自然不法道。亦可道法自然，自然不即道？』

答曰：『道法自然，自然即是道，所以不相法。』

難曰：『道法自然，自然即是道。亦可地法於天，天即是地。然地法於天，天不即地。故知道法自然，自然不即道。若自然即是道，天應即是地！』於是仲卿在座，周憚神府。抽解無地，忉赦無答。當時、榮貴唱言：『道士遭難不通！』遂使玄梯廣布，義網高張。可謂躡響風飛，應機河瀉。於時、天子迴光，驚美其辯，舒顏解頤而笑。皇儲懿戚、左右重臣，並同歎重。黃巾之黨，結舌無報。博士祭酒，張喉【龍按：喉，原本作侯，但有註曰：一作喉】愕視，束體轅門。慧日所以更明，法雲於茲還布。尋於座中，下詔問乘。道士潘誕奏云：『悉達太子，不能得佛。六年求道，方得成佛。是則道能生佛，佛由道成。道是佛之師父，佛乃道之弟子。故佛經云：「求於無上正眞之道。」又云：「體解大道，發無上意，外國語云阿耨菩提，晉音之翻云無上大道。」若以此驗，道大佛小，於事可知。』乘答，略云：『震旦之與天竺，猶環海之比鄰【龍按：鄰，原本作隣，但有註曰：一作隣】洲。聃乃周末始生，佛是周初前出。計其相去，二十計王。論年所經，三百餘載。豈有昭王世佛，而退求敬王時道乎？』

鉤虛驗實，足可知也。仲卿向叙道者，謂太上大道，先天地生。鬱勃洞虛之中，煒燁玉清之上，是佛之師。不言周時之老聃也！且五帝之前，未聞有道。三王之季，始有聃名。漢景以來，方興道學。窮今計古，道者爲誰？案七籍九流，經國之典。宗師周易，五運相生。既闢兩儀，陰陽是判。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天地於事可明，陰陽在生有驗。此理數然也。不云：「有道，先天地生」道既莫從，何能生佛？故車胤云：「在己爲德，及物爲道。」王充、殷仲文云：「德者得也，道者由也。」言得孝在心，由之而成者也。王充論衡云【龍按：云，原本無】：「立身之謂德，成名之謂道。」道德也者，爲若此矣。卿所言道，寧異是乎？若異斯者，不足苦詞。豈有頭戴金冠，身披【龍按：披，原本作被，但有註曰：一作披】，鬢垂素髮，手把玉璋，別號天尊，居大羅之上，獨名大道，治玉京之中？山海之所未詳，經史之所不載。大羅同烏有之說，玉京本亡是之談。』言畢，下座。乘爾時、獨據詞鋒，舉朝矚目，致使異宗，無何而退。可謂一席揚扇，足爲萬代舟航。可尚可師，立功立事。是知近假叨幸之力，遠庇護念之恩。道籍人弘，惟乘有矣。

(二)其頁三八二：「道士李仲卿籌造論毀佛法琳法師著辯正論以抗事」說：

武德九年，清虛觀道士李仲卿、劉進喜，猜忌佛法。恒加訕謗。與傅奕脣齒結構，誅剪釋宗。卿著十異九迷論，喜顯正論。仍託傅氏，上聞天聽。孟春下勅，京立三寺，僧限千人，餘並放還桑梓。有才用者，八品處分。嚴勅行下，無敢抗言。五衆哀號，四俗驚歎。不久震方出帝，氛祲廓清。太宗素襲啓聞，薄究宗領。登即大赦，一切休寧。僧還本寺，佛日還朗。沙門法琳，前造破邪論，道俗具瞻。道士新論，猶未筆削。乃因劉、李二論，造辯正論以擬之。一帙八卷，綸綜終古，立信當今。絕後光前，布露惟遠。穎【龍按：穎，原本作穎】川陳子良，才術縱橫，聲振寰宇。爲之注解，并序由來，文多不載。

(2)

輯錄校訂李仲卿的「十異九迷論」

十異

一

太上老君託神玄妙女玉，剖左腋而生；釋迦牟尼寄胎摩耶夫人，開右脇而出。

論曰：聖人應迹，異彼凡夫。或乘龍象以處胎，乍開脇腋而出世。雖復無關兩氣、非假二親，至於左、右之殊，其優、劣之異，一也。

二

老君垂訓，開不生不滅【龍按：不滅，原本作滅，但有註曰：一作不滅】之長生；釋迦設教，亦不滅不生【龍按：不生，原本作生，但有註曰：一作生】之永滅。

論曰：夫等無生滅，其理則均。導世引凡，不無差異。但生者，物之所欣。滅者，物之所惡。然則生道難得，必俟修功。滅法易求，詎勞稟學？是知騰神駕景，自可積劫身存。氣盡形殂，固當一時神逝。此教門之殊，二也。

三

老君應生，出茲東夏；釋迦降迹，挺彼西戎。

論曰：夫東、西二方，自有陰、陽之別。左、右兩位，便成仁、義之殊。仁爲長善，陽又通生。義主裁【龍按：裁，原本作裁】成，陰論肅殺。二氣爲教，則陰不如陽。五德爲言，則仁深義淺。此方位之殊，三也。

四

老君文王之日，爲隆周之宗師；釋迦莊王之時，爲闕賓之教主。

論曰：夫華、夷禮隔，尊、卑著自典墳【龍按：墳，原本作信，但有註曰：一作墳】。邊正道乖，勝、負存乎史冊。戎狄之主，不許僭號稱王。楚越之君，故自貶之爲子。豈可獯【龍按：獯，原本作僂，但有註曰：一作獯】鬻之小臣【龍按：臣，原本作匠，但有註曰：一作臣】，匹我天王之【龍按：之，原註曰：一本無】大師？此華、夷之異，四也。

五

老君降迹周王之代，三隱三顯，五百餘年；釋迦應生胡國之時，一滅一生，壽唯八十【龍按：十，原註曰：一作十一】

論曰：夫老君道契寰【龍按：寰，原本作環，但有註曰：一作寰】中，與虛空而等量。神超象外，隨變化而無窮。所以壽命，固不同凡【龍按：凡，原註曰：一作其】隱顯，居然異俗；釋迦生涯有限，壽乃促期。一滅不能再生，八十何其【龍按：其，原本作期】危脆？此壽夭之異，五也。

六

老君降世，始自周文之日，訖于孔丘之時；釋迦下生，肇於淨飯之家，當我莊王之世。

論曰：佛、道二經，各有其說。或言劫劫出世，競事無先。或代代出生，爭陳久遠。此之眇邈，難取證知。今依傳史，定其時代。人倫而語，則老尊而少卑。鄉黨爲言，亦長兄而幼弟。此先、後之異，六也。

七

老君初生周代，晚適流沙，不測所終，莫知方所；釋迦生於西國，終彼提河，弟子搥【龍按：搥，原本作槌】胸，群胡大叫。

論曰：老君初誕之日，既不同凡。晦迹之時，固【龍按：固，原註曰：一作故】當殊世。所以西之流沙，途經函谷。青牛出境，紫氣浮天。不測始終，莫知方域。釋迦抱危疾於舍衛，告殞命於雙林。燒柩梵屍，還同胡法。氣盡神謝，曾【龍按：曾，原本作會】不異凡。此去世之異，七也。

八

老君蹈五把十，美眉方口，雙柱參漏，日角月懸，此中國聖人之相；釋迦鼻如金挺，眼頰井【龍按：井，原註曰：一作并】星，睛【龍按：睛，原註曰：一作精】若青蓮，頭生螺髮，此西域佛陀之相。

論曰：夫聖人妙相，本異凡夫。八彩雙瞳，河目海口。龍顏鶴步，反宇奇毫【龍按：毫，原註曰：一作豪】。至如卷【龍按：卷，原註曰：一作捲】髮綠睛【龍按：睛，原本作精，但有註曰：一作睛】，夷人之本狀。高鼻深目，胡子之常形。豈可匹我聖人，用爲奇相？若事佛得此報者，中國士女翻作胡形。此相好之異，八也。

九

老君設教，敬讓威儀，自依中夏；釋迦制法，恭肅儀容，還遵外國。

論曰：老教容止威儀，拜伏揖讓。玄巾黃褐，持笏曳履。法象表明，蓋華夏之古制也。釋訓袈裟左袂【龍按：袂，原本作鉉，但有註曰：一作袂】偏袒【龍按：袒，原本作祖】右肩。全幅橫縵之裙，半片祇【龍按：祇，原本作奇，但有註曰

：一作祇】支之服。禿髮露頂，狗踞狐蹲。非預人倫，寔【龍按：寔，原註曰：一作實】戎狄之風也。豈獨用茲形制，匹我威儀【龍按：儀，原本作義】。此容服之異，九也。

十

老君之教，以復孝慈爲德本；釋迦之法，以捨親戚爲行先。

論曰：老君作範，唯孝唯忠。救世度人，極慈極愛。是以聲教永傳，百王不改。玄風長被，萬古無差。所以治國治家，常然楷式。釋教棄義棄親，不仁不孝。闍王殺父，翻得無愆。調達射兄，無聞得罪。以此導凡，更爲長惡。用斯範世，何能生善？此順、逆之異，十也。

九迷

一

論曰：夫言者非尚於華辭，貴在乎中理。歌者非尚於清響，貴資乎合節。佛經：如來說法之時，諸國天子普來集聽。或放光明，遍大千土。但釋迦在世之日，當我周朝。史冊所書，固無遺漏。未聞天王，詣彼葱嶺。豈於中華之帝，無善不預道場；邊鄙之君，有緣普瞻【龍按：瞻，原本作沾，但有註曰：一作瞻】法座？光明所照，則衆生離苦。而此土何辜，偏無人悟？獨隔恩外，曾不見聞。仰度能仁，不容私簡。求心責實，事舛言乖。妄說【龍按：說，原本作詭，但有註曰：一作說】皎然，足稱虛僞。凡夫莫悟，逐影吠聲。而世不能知其迷，一也。

二

論曰：夫銅山崩，洛鍾應。葭灰缺，月暈虧【龍按：虧，原本作虧，但有註曰：一作虧】。未見虎嘯而風不生，龍騰而雲不起。今釋迦所說，佛力最尊。一念運心，無不來應。故凡俗各傾財產，競造塔廟。不吝珠璣，爭陳堂宇。或範土刻檀，寫獯胡之狀。鎔金織素，代夷狄之容。妙盡丹青，巧窮剗剗。一拜一禮，冀望感通。自胡法南漸以【龍按：以，原註曰：一作已】來，六百餘載，未聞一人言能見佛。豈胡人頂禮，即值【龍按：值，原本作感】如來；漢國虔恭，不逢調御？若化不到此，即是無靈，誑惑人間，空談威力。而世不能知其迷，二

也。

三

論曰：夫禮義，成德之妙訓。忠孝，立身之行本。未見臣民失禮，其國可存。子孫不孝，而家可立。今瞿曇制法，必令衣同胡服，即是人中之師。口誦夷言，便爲世間之貴。致使無賴之徒，因斯悖【龍按：悖，原本作勃，但有註曰：一作悖】逆。踦【龍按：踦，原本作箕，但有註曰：一作踦】踞父兄之上，自號桑門。傲慢君王之前，乃稱釋種。不仁不孝，已著于家。無禮【龍按：禮，原本作樂，但有註曰：一作禮】無恭，復形于國。斯則門門出梟獍【龍按：獍，原本作鏡，但有註曰：一作獍】之子，人人養豺狼之兒。撫臆論心，良可痛矣。天道無親，華夷詎隔？唯德是輔，豈分胡漢？豈可戴巾修善，偏無勝福？禿頭行檀，獨能感果？仁惠豈在【龍按：在，原註曰：一作俟】禿頭，守真無勞毀貌？世不能知其迷，三也。

四

論曰：夫聖人應世，本以濟益蒼生。仰觀俯察，利安群品。是以味草木合五穀之精，植桑柘充八蠶之績。故垂衣裳，存稼穡。立社【龍按：社，原註曰：一作稷】正，置司衣，以利百姓。於是乎在若一女不織，天下爲之苦寒。一男不耕，天下爲之少食。今釋迦垂法，不織不耕。經無絕粒之法，田空耕稼之夫。教闕轉練之方，業廢機紝【龍按：紝，原本作維，但有註曰：一作紝】之婦。是知持盂振錫，糊口誰憑？左衽偏衣，於何取託？故當一歲之中，飢寒總至。未聞利益，且見困窮。世不能知其迷，四也。

五

論曰：夫國以民爲本，本固則邦寧。是以賜及育子之門，恩流孕婦之室。故子孫享祀，世載不虧。雖至孝毀躬，不令絕祀。故得國家富強，天下昌盛。未聞人民凋盡，家國可存。今佛教即不妻不娶，名爲奉法。唯事早逝，號得涅槃。既闕長生之方，又無不死之術。斯【龍按：斯，原本作期，但有註曰：一作斯】則一世之中，家國空矣。俗人雖欲求福，不知形命已殘。競慕家安，豈覺宗禋久滅？可謂畏死而服【龍按：服，原註曰：一作復】苟芴【龍按：苟芴，原本作句

物，但有註曰：一作苟芴】，懼溺而赴長河。且天皇地皇之世【龍按：世，原本作先世】，無佛而延祚。後趙後魏已來，有僧而促運【龍按：促運，原註曰：一作運促】。正由真偽混雜，禮樂不調。世不能知其迷，五也。

六

論曰：夫孝爲德本，人倫所先。莫大之宗，固惟恃怙。昊天之澤，豈曰能酬。故生盡溫清之恭，終備墳陵之禮。今佛垂訓，必令棄爾骸骨，捐【龍按：捐，原本作損】茲草野。多出財賄，營我塔廟。遂使愚夫惑亂，廢茲典禮。考妣棺柩，曾無封樹之心。戎狄屍靈，翻盡彫裝之妙。且神不享非其族，物不祀非其先。不敬其親而敬他人，其此之謂矣。且水葬火葬，風俗不同。埋屍露屍，鄉邦本異。捨己徇【龍按：徇，原本作殉，但有註曰：一作徇】他，用爲求福。豈知土壤斯異，各自而然？世不能知其迷，六也。

七

論曰：夫華、夷語別，音韻不同。然佛經稱釋【龍按：稱釋，原本作釋，但有註曰：一作稱釋】迦牟【龍按：牟，原本作稱牟】尼者【龍按：尼者，原本作尼，但有註曰：一作尼者】。此是胡語。此土翻譯，乃曰能儒。能儒之名，位卑周、孔。故沒其能儒之劣名，而存釋迦之戎號。所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漢言：阿，無也。耨多羅，言上【龍按：上，原註曰：一作上者】也。三藐三，正遍知也。菩提，道也。此土，先有無上正真之道，老、莊之教。胡法無以爲異，故不翻譯。又菩薩摩訶薩者，漢言：大善【龍按：善，原註曰：一作道】心衆生。此名下劣，非爲上士。掩其鄙稱，亦又【龍按：亦又，原註曰：一作又亦】不翻。凡不譯之流，其例如是。覆蔽【龍按：覆蔽，原註曰：一作朦覆】世俗，惑亂物心。然厭舊尙新，流蕩之常弊。惡同好異，恒俗之鄙情。是以邯鄲有匍匐之賓，溺【龍按：溺，原註曰：溺，一作弱】喪有忘歸之客。世不能知其迷，七也。

八

論曰：夫聖人應化，隨方接引。在胡則禿髮露頂，處漢則端委縉【龍按：縉，原註曰：一作搢】紳。此華、夷之常形，非教方之勝負。若佛苟令去茲冠冕，皂服披【龍按：披，原本作被】縉。棄我華風，遠同胡俗。則不能兼通冠冕【龍按：

冕，原本作冕】，便是智力不周。何謂隨【龍按：隨，原本作天竺隨，但有註曰：一作隨】方現形，而為設教？苟若不能，則佛自是天竺之胡神，非中華之大聖。豈有禿髮之訓，施於正【龍按：正，原註曰：一作王】國？若漢學胡形，剪髮便名事佛。則應胡【龍按：胡，原本作故】習漢法，著巾亦為奉道。是知露頂括髮，鄉俗不同。嗟乎士民，用為修善。可謂貴隣室之弊褻，賤自家之黼黻。世不能知其迷【龍按：其迷，原本作迷之】，八也。

九

論曰：天皇九紀之前，書契未作。太昊六爻之後，文字乃興。自爾已來，漸弘載籍。前賢往聖，皆著典墳。揖讓干戈，備陳篆冊。所以左史記事，右【龍按：右，原本作古，但有註曰：一作右】史記辭。直筆直言，無矯無妄。魏書外國傳、皇甫謐高士傳，並曰桑門浮圖經，老子所作。袁宏後漢【龍按：後漢，原本作漢後，但有註曰：一作後漢】紀云：老子入胡，分身作佛。道家經誥，其說甚多。明威、化胡等經【龍按：等經，原註曰：一作經】並云：胡王不信老子，老子神力伏之，方求悔過。自髡自翦，謝愆謝罪。老君大慈，愍其愚昧。為說權教，隨機誠【龍按：誠，原本作戒，但有註曰：一作誠】約。皆令頭陀乞食，以制兇頑之心。赭服偏衣，用挫強梁之性。割毀形貌，示為剝削之身。禁約妻房，絕其悖【龍按：悖，原本作勃】逆之種。所謂重病加於毒藥，宜令剖腹洗腸。深罪約以嚴刑，必須誅宗滅祀【龍按：祀，原註曰：一作嗣】。但此土君子，夙稟道真，無勞禿頂，本遵至訓，詎假髡頭？可謂身無愆疵，而樂著剝械。家無喪禍，而愛居縵經。昏翳之甚，良可悲痛。昔漢明感夢，此法始來。還令胡人立廟，漢土不許遵行。魏承漢軌，還依舊貫。石勒之日，念其胡風。與僧【龍按：與僧，原本作為佛，但有註曰：一作與僧】澄道人，矯足毛羽【龍按：足毛羽，原本作世】。且凡下避役之流，競【龍按：競，原本作競】為剪剃。世不能知其迷，九也。

【龍按：以上據「辯正論」，卷六，頁五二四～五三六所有者輯錄校訂。又按：廣弘明集（「大正藏」，第五十二卷所收者），卷第十一，頁一七五～一八七中，並亦載有此「論」，且其所有的文字，只與上列的輯錄校訂小有

無關緊要之出入。三按：此「論」，就在敦煌漢文卷、冊之中，迄今我還未見到其當年流通的「單行本」之古抄，譬如：「法藏」伯、三七六六與三六一七號兩份「卷子」所有者，無非只是「辯正論」卷五（全）與卷六內載法琳徵引此「論」所作的「十喻」及「九箴」兩篇之殘存。但據唐書經籍藝文合志（「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頁一九一所謂：「道士李仲【龍按：仲，原本作少】卿十異九迷論一卷」，我們可知當年必亦有其「單行本」流通人間，而且直到蒙元之初期，仍有其傳本。但自蒙元憲宗八年（西元一二五八年）明令得將此「論」，連同化胡經和其他多種偽妄道教圖籍，悉予搜聚「燒毀」，以及世祖忽必烈，於至元十七年（西元一二八〇年，重新明令民間如仍藏有此「論」和其他多種並經定為偽妄之道教圖籍，悉予搜聚，並切實加以「火」化〔參看「中集」，頁一一九～一四六：「元初佛道論衡之一斑」，元釋祥邁的辯偽錄（「大正藏」，第五十二卷所收者），卷四，頁七七二〕以後，此「論」之「單行本」，迄今縱或民間猶藏有其所謂「漏網之魚」的各種版本，我恐其總數也必極為有限。

】

七七年暑假，於法國國立遠東學術院。

敦
煌
學

第十四輯

精裝一冊基價 一二·〇元
平裝一冊基價 一〇·〇元

編者：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編者：高敦煌 學 研 究 會

發行者：高 本 劍

發行所：新文豐出版公司

公司：臺北市雙園街九十六號

電話：三〇六〇七五七·三〇八八六二四

門市部：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二十號八樓

電話：三四一五二九三·三四一五二九四

台北郵政三六四三信箱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六四九號

郵政劃撥：〇一〇〇四四二六號

(一九八九年四月出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